

第一卷

第三號

同聲月刊

夏孫桐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

閨庵鬻字及詩文潤例

楹聯四尺五圓
六尺八圓

長聯另議

條幅六尺五圓
八圓

橫幅同

畫格者另議

中堂三尺五圓
四尺八圓

四尺以上不應

摺扇跨行五圓
單行八圓

斗方冊頁同

詩七絕每二首十二圓

五律每首十二圓
七律每首十二圓

五古八韻以內十六圓
七古四韻以內十二圓
多則以次遞加

詞中調十二圓

長調二十圓

文題跋百字以內三十圓
多則以次酌加

序記八十圓
特別另議

墓誌家傳一百圓
特別另議

隨封二成
先潤後墨
(物價現增庚辰年起寫件潤費再加叁成)

收件處北京齊化門內小方家胡同三號後門

江陰夏孫桐已卯重定

同聲月刊第一卷第三號目錄

圖畫

王半塘先生遺像

鄭蘇戡先生手書詩稿

程子大先生手書詩稿

邵次公先生手書詞稿

歌譜

同聲歌

論著

八代詩評續

金荃玉屑珍重閣詞話

晚近詞風之轉變

俞咸音製詞 老志誠作曲

冬士

趙叔雍

龍沐勛

詞用平仄四聲要訣

學山詩話

詞話

詩 詞

今詩苑

蒼虬閣詩五首

龍顧山房詩四首

雙照樓詩六首

爰居閣詩四首

橋西草堂詩四首

靜庵詩九首

今詞林

梅龕詞四首

二

陳能澤

絨齋

石獅頭兒

陳曾壽

郭則澐

汪兆銘

梁鴻志

李宣侗

傅子餘

夏孫桐

遜齋樂府五首

雙照樓詞四首

課花齋詞四首

青萍詞二首

海波詞六首

劔厂詞六首

黃君坦詞一首

遺著

重編海日樓詩卷二

來禽仙館詞

通訊

與龍榆生論詞書

與夏癸禪等論詞書四通

目錄

張爾田

汪兆銘

董康

任援道

梁啓勳

黃孝紆

黃孝平

沈曾植

沈棻

張爾田

吳庠

創刊號要目

同聲月刊緣起

詩教復興論

詩細

金荃玉屑

尊報

今詩苑

今詞林

海日樓詩卷一

雜俎

詞林近訊

第一卷第二號要目

八代詩評

金荃玉屑

填詞與選調

讀詞隨筆

樂史零縑

今詩苑

今詞林

海日樓詩卷一

雜俎

詩壇近訊

冬士

趙叔雍

俞感音

龍沐助

高齊賢

王揖唐等

呂碧城等

沈曾植

宗宛等

龍沐助

龔空居士

趙叔雍

孟雲譯

汪兆銘等

汪兆銘等

沈曾植

西神等

同聲月刊緣起

詩教復興論

詩細

金荃玉屑

尊報

今詩苑

今詞林

海日樓詩卷一

雜俎

詞林近訊

第一卷第二號要目

八代詩評

金荃玉屑

填詞與選調

讀詞隨筆

樂史零縑

今詩苑

今詞林

海日樓詩卷一

雜俎

詩壇近訊

冬士

趙叔雍

俞感音

龍沐助

高齊賢

王揖唐等

呂碧城等

沈曾植

宗宛等



王半塘(運鵬)先生遺像

露根夫土等保四巖劣猶
花氣更幽越女乍窺天下白
香欲占九分秋抽枝自帶山
泉潤顧影還宜月色浮夜楚
庵中尋故事惟將心史伴年
愁

或自福州海道見致素心蘭一
初至即花款賞錄之

榆生右兄屬錄己巳十一月孝育



壬辰九月華北九層樓望高旋至公園地集
 舊法逾四十年杜老九月諸人集在木初二首
 實主地前登領看恐半杜對歸甯伏
 老以出可容端度直山疑情杯乾後
 亦微可能致塔上風雨過人衣
 望高地不熱遠線境於此整之此非
 中集居於日所歸紫荷坊前輝輝
 所見峰微不道重陽回時應為尚衣

庚午初春

補生仁九詩家以素中居者這作以四傷李

子大程以素中居者這作以四傷李

程子大(萬頌)先生手書詩稿

秋思

拱樓病臥在苒秋深用夢窓句口語
古愁今恨言之不足矣

嘶馬拱樓側駐
夢華苒事廢池
苔色高樹
汴隄亂莎梁苑
雲遏天窄漁哀
曲山亭候蟲
吟恨掩更抑
涼市帘秋
燄碧把万疊
關河六
更風露付与
翠綃封淚
耐人尋憶
聽徹譙門
漏滴弄箭波
錦繡慵飾
畫屏瑤瑟
思催
遍謝郎髮白
漸月落參橫
夜闌孤鳳
身無翼
念故國空記
識問換劫
寒塵滄桑
何處避得
望切旌旗向北

榆生先生正謬

瑞齋倚枕書上

九期

邵次公(彭瑞)先生手書詞稿

同聲歌

俞成音製詞
老志誠作曲

Allegro moderato

第一樂句
 洗 共 願 挽 天 河
 宜 遠 明 月 好 波 清 涼 世 界 樂 如 何
 寫 人 志 殊

第二樂句
 高 歌 情 緒 如 火 同 心 合 作 于 全 洲 展 氣 壯 雄 偉 在 和 平 洗 共 願 挽 天 河

第三樂句
 本 歌 歌 詞 用 標 相 應 樂 節
 結 尾

同 聲 歌 (花年四女獨)

Alligro molto

Soprano
 f 沈 氏 燦 麗 大 河 穿 家 邊 胡 月 斜 波 清 波 世 界 樂 如 何 *some one* 花 年

Alto
 f

Tenor
 f

Bass
 f

f 萬 歌 叫 情 如 火 同 心 同 意 作 心 角 鹿 氣 壯 敢 祥 和 沈 氏 燦 麗 大 河

Cresc.
 f 情 如 火 我 歌 你 和 同 聲 相 應 壯 如 何

八代詩評

冬士

晉書樂志云：「漢祖提劍寰中，削平天下，文匪躬於德化，武有心於制作。太后擯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搢紳先生所以長歎，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卽位，表圭景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璧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於太學，袒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有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彌殷。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予，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道隣雅頌，事邇中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黃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羣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盪。及削

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鞏總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翫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饗。一據此，則後漢製樂之盛，實過前漢，曹魏踵興，遵前記損益而已。按文獻通考云：「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尙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雍射饗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饒樂，軍中用之。又采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其後章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奏之。熹平四年，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撰錄以成樂志。考宋書樂志，章帝所著詩四章，一曰思齊皇姚，二曰六騏麟，三曰竭肅雍，四曰陟叱根。今靈帝時樂志無傳，雲臺十二門新舊詩，及章帝詩四章，暨所采百官詩頌，皆逸。又考宋書樂志，漢章帝元和二年，宗廟樂，故事有鹿

鳴，承元氣二曲，二年自作詩四篇，合前六曲，以爲宗廟食舉。加宗廟食舉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爲上陵食舉。減宗廟食舉承元氣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歷數二曲，合七曲，爲殿中御食飯舉。又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日鹿鳴，二日重來，三日初造，四日俠安，五日歸來，六日遠期，七日有所思，八日明星，九日清涼，十日涉大海，十一日大置酒，十二日承元氣，十三日海淡淡。魏氏及晉荀勗傅玄，並爲歌辭。魏時以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多不通利，省之。「予案：今惟鹿鳴係三百篇詩，上陵、遠期、有所思三曲，亦在饒歌中，尙存，其餘皆逸。晉書樂志云：「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是也。宋書樂志又云：「魏雅樂四曲。一日鹿鳴，後改曰於赫，詠武帝。二曰騶虞，後改曰巍巍，詠文帝。三日伐檀，後省除。四日文王，後改曰洋洋，詠明帝。騶虞、伐檀、文王，並左延年改其聲。」晉書樂志則云：「杜夔傳舊雅樂四曲，皆古聲辭。左延年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

。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用延年所作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按於赫等四曲，今亦不傳。

三國志杜夔傳云：「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追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

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爲精而王之妄也。於是罪玉。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據此，知魏初軒懸鐘磬，爲夔所製備。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以新聲被寵，於是夔所傳之古樂，惟鹿鳴存。考夔所傳四曲，鹿鳴、伐檀、騶虞，見大戴禮投壺篇，在雅八篇可歌之內，是有傳授。但伐檀爲變風，非雅，戴記亦有誤，後省除，是也。文王聲節，不知從何得之？晉書樂志云：「秦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歷志云：「魏武始獲杜夔，使定樂器聲調。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武帝受命，遵而不革。至秦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又云：「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是夔之紹復古樂，亦不能無疑義也。

宋書樂志言黃初二年，改漢諸舞樂名，其衆歌詩，多卽前代之舊。唯魏國初

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及安世巴渝詩。粲所造安世詩，今亡，所載俞兒舞歌四篇，卽所謂巴渝詩也。又建安十八年，曹公爲魏公，加九錫，始立宗廟，令粲作頌，以享其先，名曰顯廟頌，後更名太廟頌，見初學記。宋書樂志又載繆襲造鼓吹曲十二篇。第一曲初之平，當漢饒歌朱鷺。第二曲戰滎陽，當思悲翁。第三曲獲呂布，當艾如張。第四曲克官渡，當上之回。第五曲舊邦，當翁離。第六曲定武功，當戰城南。第七曲屠柳城，當巫山高。第八曲平南荆，當上陵。第九曲平關中，當將進酒。第十曲應帝期，當有所思。第十一曲邕熙，當芳樹。第十二曲太和，當上邪。又載漢鞞舞歌五篇目，魏鞞舞歌五篇目，皆無其辭。而載陳思王植鞞舞歌五篇，聖皇篇當章和二年中，靈芝篇當殿前生桂樹，大魏篇當漢吉昌，精微篇當關中有賢女，孟冬篇當狡兔。又載吳韋昭所造吳鼓吹曲十二篇，炎精缺當朱鷺，漢之季當思悲翁，據武師當艾如張，伐烏林當上之回，秋風當攤離，（按卽翁離）克皖城當戰城南，關背德當巫山高，通荆門當上陵，章洪德當將進酒，

從歷數當有所思，承天命當芳樹，玄化當上邪。按諸詩皆依漢曲節奏爲雜言，然已較漢鏡歌句法爲整齊也。曹植詩爲五言四言，特整齊，偶雜六言七言，不過數句耳。宋書樂志云：「晉太始中，張華表曰，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荀勗則曰，魏氏歌詩，或二言三言四言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頌，頌曰，彼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歌，皆爲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爲三言五言。此則華勗所明異旨也。」予案詩章句調之長短，或整齊，或不整齊，與樂之節奏，必有關係。整齊者入樂必有添聲，不整齊者入樂亦未必無增減，觀魏武氣出倡等篇，幾於不可句讀，可以悟矣。

宋書樂志相和載魏武七曲，以氣出倡、精列、度關山、對酒四曲，與陌上桑

、薤露、蒿里行三曲相比，知前四曲有爲樂工增改之處，非皆魏武原詞。精列重句，皆爲歌者所加豔，此易見也。度關山雖除首二句三言外，全爲四言，而「封建五爵，井田刑獄，有燔丹書，無普赦贖」四句，以文義言，第三句頂第一句，第四句頂第二句，井田二字，與赦贖無涉。陌上桑皆兩三言，一七言，乃無增改者。然歌時並合魏文帝詞及楚詞鈔爲一曲，文帝辭亦不可句讀，乃朱生、宋識、列和所爲，宋書樂志已明言之矣。平調載魏武二曲，短歌行「對酒當歌，」少「越陌度阡」以下八句，而「呦呦鹿鳴」四句，移於「山不厭高」之上。清調載魏武四曲，秋胡行凡二，每解前二句皆有豔，苦寒行六解，每解首二句亦有豔，塘上行、以郭茂倩樂府詩集所載本辭比對，尤易明瞭。「傍能行儀儀，郭樂府作人儀莫能縷自知，」本辭作「傍能行仁義，莫若妄自知，」「今悉夜夜愁不寐，」本辭作「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倍恩者苦楛」一段三十六字，爲本辭所無。瑟調載魏武二曲，善哉行自惜一篇，通體五言，末忽八字一句，五字一句。平調

、清調、瑟調，宋書樂志謂之清商三調歌詩，云荀勗撰舊詞施用者，則亦已明其非皆本辭也。大曲載魏武步出夏門行，前有「雲行雨步」三十七字，注云「雲行至此爲豔，」詳其文義，不可知曉，不可句讀，而晉書樂志題曰碣石篇，無此一段。至其所載魏文帝、明帝、陳思王辭，類多本辭。惟明帝善哉行赫赫一篇，第四解恐有增改。又楚調怨詩載陳思王「明月照高樓，」以郭樂府所載本辭比對，多「恩情中道絕」以下六句，其辭殊淺陋。且怨歌行「爲君誠不易，」末四句云：「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正與此末四句相同。「爲君既不易，」樂府解題謂爲古詞，而文章正宗以爲陳思作，文筆絕不類。足見明月篇末，正是自古詞採取移接，爲樂工所增明甚。

沈德潛古詩源，不爲選家所重，然有二語，分別漢魏，極爲的當，曰「孟德詩猶是漢音，子桓以下，純乎魏響。」劉熙載藝概，謂「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子建則隱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之意。鍾嶸品

詩，不以古直悲涼，加於人倫周孔之上，豈無見乎？「此數語分別曹氏父子詩，與沈德潛語合參，可以得讀漢魏詩之途徑。魏詩聲調，比較漢詩，正有漸變之處，如魏文「西北有浮雲，」陳思「轉蓬離本根，」末二句均換韻是也。

劉彥和云：「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按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北上謂武帝苦寒行，秋風謂文帝燕歌行，苦寒寫征人之苦，燕歌託辭於思婦，二詩皆非用以爲郊祀宗廟之樂章，彥和所論，或不免過當。七言詩溯自漢武，爲聯句之始。至魏文燕歌行，七言詩體方爲大成。詩至建安，作法始宏。魏之三祖，文帝尤能兼美。鍾嶸詩品以韞不如丕，予更以爲丕更勝於操也。

鍾嶸詩品云：「魏文詩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陳思王植詩源出於國

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怨雅，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羣。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又云：「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所評允爲定論。蓋建安七子，陳思爲魁，鎔騷鑄雅，樹立詩之正宗，無所偏倚，就曹氏一門言之，植又高於丕也。

陳思四言，不過數篇，以視王粲，似無高下，而訓辭深厚，實不減於韋孟。善哉行「來日大難」一篇，藝文類聚以爲陳思所作，而詳其文辭之氣概，如「月沒參橫，北斗欄干，親交在門，饑不及餐」等句，爲魏武「對酒當歌」一篇所師，「經歷名山，芝草翩翩，仙人王喬，奉藥一丸」等句，則是漢人樂府口吻，與陳思文筆，絕不相類，當從宋書樂志，定爲古詞。讀者將陳王四言數篇合看便知，亦可借以審知四言詩兩派作法不同之處。

陳思樂府，五言爲多。宋書樂志所載入樂者，祇野田黃雀行、明月、及鞞舞

歌五篇。陳思別有野田黃雀行，賦本意，不入樂，而宋書樂志所載，爲「置酒高堂上」一篇，乃箜篌引，注云：「箜篌引亦用此曲，」則二詩同一曲調也。明月本雜詩之一，宋書樂志謂之楚調怨詩，郭樂府則題曰怨詩行，皆入樂後所變名也。箜篌引前述酣燕，而「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以下，歸於諷諫。明月則鍾嶸詩品所謂「情兼怨雅」也，鞞舞歌則劉熙載所謂「人倫周孔」之道也。其精微篇太倉令有罪一段，卽班固詠史詩「三王德彌薄」全篇之意，所詠之事亦同，似近抄襲。然取二詩合看，則陳思優於班固，而亦互有短長。又王粲詠史詩，述三良殉秦穆事，陳思三良詩亦同其意。持與粲詩比較，陳思何等沈著，深入淺出，意味特別不同。此讀史漢取馬班文互參之訣也。魏武塘上行，玉臺新詠以爲甄后作，觀「出亦復愁苦」一段，豈爲甄后被廢之作耶？當從宋書樂志定爲魏武作無疑。陳思蒲生行浮萍篇，卽擬塘上行也。父子均有是題，兩相比對，一騁氣勢，一能斂抑，筆勢各不同，騁易而斂難，陳思所以高於一切也。

七子曹劉並稱，然劉楨比諸陳思，固居其次。鍾嶸詩品，稱其「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按劉楨詩，流傳不十數篇，揣摩極不易。劉熙載藝概云：「公幹氣勝，仲宣情勝，皆有陳思之一體，後世詩率不越此兩宗。」予以爲專以氣勝言，不足以概劉楨，蓋其體直接李陵，而曲折在直榦之中，是勁氣，亦是潛氣也。若雕潤過多，正傷骨力，鍾嶸少之，未爲當也。王粲五言，亦不過十數篇，以比劉楨，特爲拙重，情勝二字，亦不足以概之也。

魏文與吳質書論徐幹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論應瑒曰：「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論陳琳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論劉楨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論阮瑀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論王粲曰：「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

，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此當時評判，雖寥寥數語，已足表示諸人之才。鍾嶸品詩，以王粲、劉楨列上品，徐幹、阮瑀列下品，而應瑒、陳琳不與，特稱魏文能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蓋所見與同符也。陳思與楊脩書云：「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也。」陳思此言，目空一切。然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亦惟陳思能之。

三國志注引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已玩。恩義苟數暢，

他人焉能亂？爲曲旣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裴松之按，魚氏典略，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爲曹洪屈，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韓遂，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鷟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予案諸選皆載阮瑀此詩，均作大魏，八代詩選改大魏作大會，不知何據，且均忘有裴松之注也。

三國志注引典論論七子，有孔融，無陳思，曰：「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又曰：「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此雖概論文辭，推之於詩亦然。

三國志注，文章敘錄曰：「應瑒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明帝世，歷官

散騎常侍。齊王卽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璩詩存百一詩三首，雜詩三首，三叟詩一首，未知孰爲諷爽者。丹陽集曰：「楚國先賢傳言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世，徧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爲應焚棄之。及觀文選所載璩百一詩，略不及時事。又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詩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爲鳳將雛。二篇傷翳桑二老無以葬妻子，而已無宣孟之德，以調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爲子孫積財，卽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似有諷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歡，安能慮死亡。」豈非所謂焚棄之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違法，璩爲爽長史，切諫其失如此，所謂百一者，庶幾百分有一補於爽也。」予按今百一詩第四篇已殘缺，旣謂五詩總名百一，前三篇明其非諷爽，奈何有百分一補之義？考劉彥和文心雕龍云：「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文選注引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

數十篇，以諷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日：「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據此二說，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予謂百一詩取義於百慮一失，其說良是，蓋璩所作百數十篇之總名也，殆若後世之自名其集者然，是名集亦自璩始也。藝文類聚載有璩雜詩二篇，似亦諷爽者，辭意尤直而顯也。

劉彥和云：「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鍾嶸詩品以阮籍列上品，稱「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辭，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注解，怯言其志。」以嵇康何晏列中品云：「嵇康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

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諷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又云：「平叔鴻雁之篇，風規見矣。」予按阮勝於嵇，自是定論。何晏之徒，詩存者罕。蓋至是建安之風已衰矣。嵇阮出，風氣一振，開晉詩派，其作法又視建安稍稍變革。嵇康四言，淵雅深厚，亦韋孟之亞也。五言用筆乃寬和一派，而其性烈才雋，不免時一露之。此所謂文生於情，言爲心聲也。陳壽稱其文辭壯麗，好言莊老，而尙奇任俠，良然。兄喜作康傳，稱其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今觀游仙詩實始於康。晉書本傳，言鍾會譖康欲助母丘儉，賴山濤不聽。按杜摯有贈母丘儉詩，與儉求仙人藥，是儉亦好服食，譖言得所入，亦有由也。阮籍詩，鍾嶸所評允當，尤以「厥旨淵放，歸趣難求」八字，得其神髓。陳壽稱其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則。晉書本傳，稱其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蓋其詩亦猶夫莊周之書，屈原之騷也。

王闓運八代詩選眉批摘錄於下：

（諸葛亮）

（梁甫吟）

質直。

（魏武帝）

(薤露) 樂府而似五言體。氣特雄直，無書生氣習。前言董卓，後言何進。
 按此批前後字誤，當云前言何進，後言董卓。(蒿里行) 乃心咸陽，猶言乃
 心王室。刻璽於北方，謂劉虞在幽州，以其宗子，故比之淮南。弟、劉安也，
 長乃帝兄。(苦寒行) 高華。此亦子美所祖。(卻出西門行) 高華。何
 等氣力。(王粲)(公讌詩) 寬和。氣皆朴厚。詩派太重，故不及曹，然
 其用意運筆之超妙，亦當時獨步。按曹係指陳思王植。(從軍行) (從軍有
 苦樂) 清勁。肇意高遠。言雖憚爲人用，而良苗之實，豈甘棄置耶？(涼
 風厲秋節) 意險詞平。頓挫。(詠史詩) 寬和。(雜詩) (日暮游西
 園) 清勁。(聯翩飛鸞鳥) 質直。(七哀詩) (西京亂無象) 寬和。以
 末二句爲轉宕。(荆蠻非我鄉) 寬和。(邊城使心悲) 寬和。(陳琳) (游覽)
 (高會時不娛) 蕭索。(徐幹) (答劉公幹詩) 寬和。不作膚廓
 ，獨饒真情。結句非有本領人不能到。(情詩) 寬和。(室詩) 寬和。

（劉楨）（公讌詩）學高華，自然清麗華貴。（贈五官中郎將）（昔我從元后）清勁。（余嬰沈痼疾）清勁。逝者如流水四句，甚要本領。寬和尚易，清勁又難，金針盡度矣。（秋日多悲懷）清而不冷，骨重故也。明鏡矐聞中四句，勁氣流轉，亦他人所不能到。知之猶難，況作之耶？（涼風吹沙磔）清勁。（贈徐幹）清勁。絕不入寬和一派，宜其跌宕自喜，學者必不能到。二千年來，唯我有是夫。按王氏自謂其詩爲清勁一派也。（贈從弟）（汎汎東流水）前皆明肇，此則勁急。按王氏前批漢人擬李陵詩云：「自魏以降，乃有仄急一種，漢人固無之。」此言勁急，卽仄急也。（亭亭山上松）清勁。（鳳皇集南嶽）勁急。（雜詩）清勁。（失題）（昔君錯畦疇）形容小委瑣而有城府。（應瑒）（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清勁之下品。全自敘其軼軻，殊非侍宴之體，而何焯等偏亟取之。（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後母虐前子，只是善藏之，使其父不知耳。然云父不知，仍是爲其父諱。（雜詩）

(臨川多悲風) 清勁。 (繁欽) (蕙詠) 寬和。 (定情詩) 樂府體。 魏
 文與吳質書，歷數存歿諸人，不及主簿休伯，在魏殆與二丁德祖，俱擯七子之列
 ，故情辭怨苦。 連用十一何以字，從羽林郎四我字生出，遂成剗調。 情事真
 妙。 按魏武塘上行連用三莫以字，亦是此法。 此種聲調，偶一爲之，尙須視行
 文時是否需要。 不合而強效之，乃是畫虎類犬，學者不可不知，且不可多用，多
 用則爲爛調可厭。 又按三國志注引典略曰：「欽又善爲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
 喉轉意，率皆巧麗。」 (秦宓) (遠遊) 質直。 (魏文帝) (釣竿行) 亦寬
 和，亦明麗。 (善哉行) 質直。 末是帝王語。 (折楊柳行) 說理而有氣勢
 。 (芙蓉池作) 自然華麗。 自成奇肇。 (於玄武陂作) 寬和。 (至廣陵
 於馬上作) 寬和。 (雜詩) (漫漫秋夜長) 高華。 (西北有浮雲) 清勁。
 (於清河見輓船士新婚與妻別) 寬和。 句句轉不覺其扭，由超妙故也。 後人
 學之，易厭矣。 (甄皇后) (樂府塘上行) 玉臺新詠作又詩，或云甄氏。 今按

子建與甄同時，而有蒲生行浮萍篇，知是擬古篇題，後人以事與甄類而附之。

按此詩當從宋書樂志，定爲武帝詞。（魏明帝）（長歌行）不及曹丕自然變化

。 （苦寒行）以吳蜀爲耀兵之舉，可謂巧於詔言。（種瓜篇）寬和。詞嚴

義正。（曹植）（蝦鮒篇）高華。讀此詩，人多稱其壯，抑知其氣仍深折，

仍渾然。（吁嗟篇）寬和。自謂終天路，自以王子帝弟，永富貴也。沈泉，

有司請殺之，歸田，降爲侯。南北東西，數移封也。（蒲生行浮萍篇）清勁。

（箴引）清勁。婉而多諷。（野田黃雀行）寬和。豪氣頗逼人，格似

稍褊，賴有結之宕。（五游篇）質直。（聖皇篇）只是直敘，而令人曲丕直

植矣。文人結習，各爲其黨。故千古文人，常爲世惜，文人不得意，尤爲世爭護

也。（當欲游南山行）博大。（名都篇）捷巧在目。（美女篇）媒氏，

臧文仲之類也。遺世獨立之姿。（仙人篇）高風句以拙見工。杜甫亦云，飛

走使我高。（種葛篇）閒用三我字，情致頓挫。（棄婦篇）寫盡房帷蕭條之

意。 婉厚而有姿媚。 (公宴詩) 高華。 畫風手。 (贈徐幹) 驚心動魄。
寬和。 慷慨激昂。 (贈丁儀) 清勁。 (贈王粲) 此首是和仲宣日暮游西
園。 寬和。 (又贈丁儀王粲) 寬和。 忽發正論，祇是爲君子在末位耳。若
專學此種，以爲風人之旨，則腐矣。 (贈丁翼) 所謂禮豈爲我輩設。 (贈白
馬王彪) 玄黃猶能進，接筆百折不回。 蒼蠅閒黑白，直說悲憤。 原野何蕭
條下，寫景處淒涼欲絕。 忽入天命一句，卽將任城王死，痛發積憤。 下二章，
緊承直下，開闔動盪，乍陰乍陽，情深百年，調絕千古。 蓋後人言轉折者，望洋
而嘆，自匡而返矣。 (送應氏詩) (步登北邙阪) 清勁。 (清時難屬得)
深厚婉至。 (雜詩) (明月照高樓) 高華。 光豔動人。 長逝字妙，接更縹
緲。 (西北有織婦) 清勁。 開後人無數情語。 (微陰翳陽景) 清勁。 此
首有禪代之感，故云黍離式微。 嘉賓、山陽公也。 魏書言王聞禪涕泣，蓋不誣之
。 (攬衣出中閨) 寬和。 (南國有佳人) 清勁。 世人重色，適所以薄朱顏

也。(高臺多悲風) 高華。 髣髴淒涼。(轉蓬離本根) 清勁。 此卽子桓西北有浮雲一篇句調，殆同時和作也。(僕夫早嚴駕) 清勁。(飛觀百餘尺) 清勁。 悲涼曠達。(喜雨詩) 千古詠雷奇語。杜甫詩：「卻碾千山過，深蟠絕澗來。」亦功力精絕。(七步詩) 此首疑贋作。(雜詩) (悠悠遠行客) 清勁。(應璩) (百一詩) (下流不可處) 韓愈屢效之，但覺筆強。此篇佳在結局無多著語。(雜詩) 質直。 使富貴人無氣。(應瑗) (雜詩) 清勁。 使富貴人失氣。(繆襲) (挽歌) 清勁。(杜摯) (贈母丘儉) 質直。 起四句遠勢橫空，陸鮑多學此。(母丘儉) (答杜摯) 寬和。 穆如清風，使人增重。(程曉) (嘲熱客) 質直。 寫畫太過，便近俗。李白「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較此稍渾，誰謂古今定相遠耶？(嵇康) (贈秀才入軍) 叔夜詩逸氣天成，頗有才多之態，蓋未經冶鍊者。 嵇生如此深心，而未能免禍，故知薄世難處也。(酒會詩) 寬和。(答二郭) (天下悠悠者) 寬和。

冷眼驚人。至張掖門一望，慨然有萬古同塵之感。（詳觀凌世務）道盡世情。

（與阮德如）寬和。（述志詩）（潛龍育神軀）寬和。（斥鷃擅蒿林）寬和。此千古不可解之事。（稽喜）（答嵇康）（君子體變通）以私已爲求仙之鍼砭，可謂卓識。（郭遐周）（贈嵇康）（吾無佐世才）寬和。此又以永年爲樂，亦一是非也。（風人重離別）寬和。（郭遐叔）（贈嵇康）清勁。

曠達語，使千古傷離者廢然而返。响濡二字，尤令人不敢有兒女氣。（阮侃）（答嵇康）（早發溫泉廬）寬和。新穎。（雙美不易居）寬和。（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佳處絕於名言，誦之終身，而妙無盡。（夜中不能寐）高華。賦物清麗，以冠諸篇，詩中之興者也。八句而有長篇之氣。起二句，飄飄仙舉，遂爲千古名作。（二妃游江濱）阮詩好以香草美人，迷離其旨，有騷之遺音。（嘉樹下成蹊）言野草不能久存，喻晉室亦不能久，收得突兀。案陳沆云：「司馬懿盡錄魏王公，置於鄴。嘉樹零落，繇華憔悴，皆宗

枝翦除之喻。不然，去何必於西山，身何至於不保，豈非周粟之恥，義形於色乎？而不蹈叔夜非薄湯武之禍，則比興殊於指斥也。」此解說尤明瞭。（平生少年時）首述盛時。白日、謂明帝崩也。三河、寄懷周室，財盡權移，以已喻國，知窮途之哭，非關感遇矣。按「趙李相經過，」用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嘗與成帝微行，」以漢成比魏明也。楊升庵之說是。若謂用漢書何並傳：「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漁食閭里。」並曰，「趙李傑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則是以長安游俠行解此詩，而謂此詩爲籍自道少年事也，籍豈與傑惡之趙李相經過者？望文生義，迂甚。（昔聞東陵瓜）此却與嵇康輩同其理境。（炎暑惟茲夏）王氏無批。案陳沆曰：「魏志甘露五年六月甲寅，司馬昭立常道鄉公，改元景元，在月三日。故首云，炎暑惟茲夏，三句將欲移。又以成功之去，比運祚之移，而曰願睹卒歡好，不見悲別離，危其後爲齊王高貴鄉公也。」此說亦是。（灼灼西日頹）寫景處皆非常筆所能到。刺顯職之從異姓。（湛湛長

江水）使人神移。刺清言玄晏之流，（登高臨四野）求仁得仁，借用語，卽是求則得之意，言其自取禍。（開秋兆涼氣）響亮悲涼。（昔年十四五）說理而異稽康諸作。一蔽字使人氣索。（徘徊蓬池上）朔風二句，且入盤鬱。按何焯曰：「嘉平六年九月甲戌，廢帝爲齊王，乃十九日。十月庚寅，立高貴鄉公。初齊王芳正始元年，改用夏正，則此詩正指司馬師廢齊王事也。師先定謀而後白太后，正十五日，日月相望之時。」此說亦可取。（獨坐空堂上）悼國無人，不西之蜀，則東之吳耳。親友晤言，其孫登叔夜之倫乎？（懸車在西南）窮達字並用始妙，達固不久，窮亦何失？（西方有佳人）豔詩有仙氣，所謂神光離合。（楊朱泣歧路）言歧路染絲，化於不覺，豈徒傷君臣之義，國之存亡，亦以此成釁，蓋深恨司馬氏狐媚取天下也。謙柔，謂曲謹也。塗上士，卽當塗高，指魏室也。（東南有射山）豈同愷，樂也。曹耀湘曰：「豈安居於靈臺，將去日高翔矣。」（殷憂令志結）雲鳥哀鳴訴之天也。（拔劍

臨白刃） 蔣師燭曰：「阮傳：「籍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由是不與世事。鍾會時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鍾傳：「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故云「但謂工言子，稱我三江旁。」（朝登洪坡巔） 言已處世，委命全身。（若花耀四海） 言代謝亦常，何爲迫奪。（駕言發魏都） 明帝末路，歌舞荒淫。此借魏都，以古寓今。（朝陽不再盛） 言不爲魏死，恥與晉生。（誰言萬事艱） 阮詩發端無不緊峭，接筆無不恂恂。（鴻鵠相隨飛） 其恨鄉愿甚矣，豈王衍之流耶？（儔物終始殊） 羨憔悴之有常，蓋亂世以得死爲幸。（鷲鳩飛桑榆） 言興復不能，託之隱遁。（步游三衢旁） 髣髴無端，低徊欲絕。（清露爲凝霜） 末二句悲憤之極，託於曠達。（丹心失恩澤） 受恩深重之臣，面孔忽變，此刺司馬。言魏君無失德，但太弱耳。（十日出陽谷） 知晉室之不久，使奸雄喪膽。理境不若嵇康之深永。（驚風振四野） 言魏之將亡，路人皆知，追怨爽晏之聾聵耳。（少年學擊刺） 壯采奇情。

（平晝整衣冠）言舉朝無人。（王子十五年）辯慧蓋高貴鄉公。（洪生資制度）晏玄清談，以風度自許。（人知結交易）明託孤於懿，故云交難。（木槿榮邱墓）言亡國之臣與國俱亡，木槿共白日俱頽也。國猶未亡，臣各戀祿，蜉蝣於三朝修翼也。（梁東有芳草）言賈充諸人，汲汲禪代，不知己之獨有千秋也。（昔有神仙士）下學上達，是歇後語，言知我者其天也。（出門望佳人）情語，亦能道破眼前景，令人欲笑欲哭。

忍寒漫錄三

籀公

張孟劬先生，於研經紬史之暇，餘力爲詩詞，別具風標，婉麗獨絕。十數年來，每有所作，輒以見寄。予既爲寫定遯齋樂府，頃正付刊。又擬編次所爲詩，別繕清本，藏諸篋笥。偶於舊肆，得民國初年蔣著超君所輯之民權素雜誌，有先生所爲七律三首，詞十數首，皆未經見之作，想先生亦不復省憶及之矣。特爲轉錄三詩如下：

春感：「眼昏四海仍兵氣，心似孤雲爲底忙？越客高吟動寥泬，吳天遠色亟青蒼。看花已恨春無主，止酒甯聞醉有鄉。如此滄江堅一臥，何須季主卜行藏。」

歲闌口占二首云：「一爐團坐各揩頤，天遣勞人慰所思。豈有蛾眉畏謠詠，絕憐鶴骨太清奇。腸澆苦茗愁堪滌，夢憶寒梅俗可醫。手拓軒窗聊一笑，殘年飽飯欲何爲。」
「十日曾無一事成，愁聽臘鼓鬧年聲。官情似繭重重縛，客味如醪細細傾。欲把大醇還宇宙，敢忘小忍就功名。諸公莫訝狂奴態，坐擁殘書亂一檠。」

金荃玉屑

趙叔雍

珍重閣詞話

作詞首貴神味，次始言理脈字句。神味佳則胡帝胡天，亦成名作，而神來之筆，又往往在有意無意之間，其中消息，最難詮釋。

作詞之神味云者，蓋謂通體所融注，所以率此理脈字句，而又超于理脈字句之外。若以王阮亭所謂神韻釋之，但主風韻，則或失之俳淺，非吾所謂神味矣。

神可自至而不可強求。求致力於神味，但當就常日性習問學爲陶鎔，若謂每日整挈其神，協之聲律，萬無此理。

神來之作，不假理脈，而理脈自得，不假句字，而句字自潤，是在平日涵養學力兼尚，若徒有神來，而學力不足以濟之，亦徒負慧心耳。

詞有不得不作之一境。不得不作之詞，其詞必佳，蓋神動乎中，文生乎外，是卽

神來之筆也。文人慧心，當風嬌日媚之際，燈昏酒暖之時，輒有流連不忍之意。此流連不忍之至，發爲文章，卽所謂不得不作者矣。詞心旣萌，詞筆隨至，若稍縱者，亦復卽逝。此境在一剎那間，試加體會，詞家當必以爲過來人之言當也。詞筆易學，詞心難求。詞心非徒屬諸詞也，文人慧心，發乎中而肆於外，秉筆則爲黃絹幼婦，在詞則謂之詞心。所以涵養之者，要在平日去俗遠而接書勤，讀書之際，時時體帖書中之情味，使卽於讀時之景物，久久書與物也，與讀者也，融成一片，庶幾近之。若讀時但知有我有書，而不以景物情致介於境中，亦不易得。

作者往往完篇之後，自以爲名章俊語，而讀者每患索然，此作者不能以情餽之讀者也。慧心所托，知之者烏能無動於中？是以完篇之後，越日當循迴讀之，覺情致嫣然在紙，積月以還，更不少減，知讀者于此詞，必入彀中矣。其別有所寄，或語格迥殊，或自是名篇，但愜心賞，爲它人所莫辨其甘苦者，又當別論。

情有數種，其以濃爲深者最膚淺，以淡爲深者最至摯。特以淡爲深，筆須蒼勁，非一蹴所易幾。譬如斜陽芳草，至足流連。其言人之流連者，可作濃語，情實非深。其言風物之流連者，差勝一籌。其言風物之常存，而人之不能常自流連也，情較深而語亦不能過濃。若但風物言風物，人言人，而有機括以杼軸其間，則此中正有一彼此依依而不能常接、不如聽之任之之意。作此等語，情最摯至，而其言則非蒼勁沖淡，不易曲達矣。

詞有題境絕奪者，若徒就題立言，雖極敏妙，骨幹必柔。若言纖芥而能拓其情理於極大，使就中有可通之理，卽言雖纖而寄托大，情味自必並茂。

反之，言極大者，充其分際，必爲粗率獷暴，則亦宜約之使纖，使語纖而意境不失其大，是在錘鍊之深。

學詞但能學章句理脈，發纖使之廣，約博使之微，則在常日多讀、多涵養觀摩，與求詞心同，蓋有不能招之卽來者在。

命題之詞，主者於起拍卽以數語籠罩全題，不必犯，不必避，而題意已在其中。此後或演繹之，或泛瀾之，率在作者。其次，先於題之前後，瞻顧迴環，而不見斧斤之跡。又其次者，始就題以立言，步驟井井。若求深周納，隨意放過，似有所指，而絕無真意，斯爲下著。

詞有質樸之境，語極沖淡，思緒覃然，不爲驚才絕艷之言，而令讀者一例顛倒，此最不易爲者。

詞有新穎之語，或意本平庸，而出之吾手，便成妙語，或撫拾一事，未經人道，或偶押險韻，特地生色，或本舊意而新之，或別立一境界以張之，要在作者之狡猾。此固非詞之正規，但能偶致以炫才，不足以此增重也。

渾成之境，更非一日所可幾。纖巧或爲渾成之害，而語纖者意固可以渾成也。語貴直貴圓，意體貴渾成，消息至微，不可不辨。

填詞構思，有預定之步驟。然走筆之際，又往往隨筆更易，愈操勝詣，或博或約

，有時又以求協律韻，汰舊出新，是在有慧心者隨意爲之。在未舉筆前，每似意冗而難就，走筆之後，簡括爲數語，復似患意少矣。

名作輒於融情入景，融景入情時，微微以一二字畫龍點睛，俾成絕唱。言情愈摯，鍊字愈細，字面愈淡，此第一勝著也。

詞固不易爲，詞序尤不易爲。感愴之情，於以爲楔子，又與詞不得相犯。若詞語盡入序中，則何尚乎詞？白石道人，最擅勝場。

綺麗字爲詞中所必需，而用之不得其當，但覺累贅，失其真氣。至有智慧者，雖用質實之字，亦可出以清空之思。

一詞之意固不可疊，而一題作數調數闋者，亦不宜相犯。其能并前人所言而激汰之爲尤妙。

詞中用字，宜有一二處用響字。此在定例陰陽四聲之外，於沈潛中見其搖曳，足以振挈全篇。然在善使用者用之耳，不可強求。

詞有層次，而不重鉤勒，所謂意方而筆圓，及其至也，意圓而筆方。

詞中宜有濃豔之字，如布金沙，眩人眼目，顧非陸輔之所謂詞眼。輔之所說，拙極無是處。

詞中用經史成語，須先錘鍊，使就我範圍。其用之也，須人一見知其意在言內，情融言中，而無從見其斤斧爲要。

典麗語易犯儻俗。北宋人用之得當，見其氣度，南宋以還，均嫌纖卑。康伯可雖一代名手，未能脫俗。

北宋未嘗不擇字而用，特認定淡爲第一義，無論何語，均簡鍊之，使淡泊而情深。此在筆端靈活，前後呼應。花間擇字主濃，而筆端機括，足以勝之。後此以鉅釘爲擇字者大誤。

雋永之筆，決不可稍稍蕪雜。一亂卽無雋永之可言。

字面字裏，各具方圓，初學者但求用之不失其規矩，及其至也，以筆力意境隨分

驅遣之，使更見精采。

填詞有二語貌似相連，而其中細味之卻少一關鍵者，由於運思之未摯，用筆之不熟。關鍵固可明轉暗轉，卻不能省略，太明則味淺，太晦則詞斷，須在迷離中有一徑可通，方爲悟入。

詞中固有迷離之妙境，然迷離中正有一真是非在，須理本可通，而姑爲迷離之詞，使人迂道以赴之，猶焚香斗室，香篆雲裊，而烟雲中正有碧紗青玉揜映其間。若但尙迷離，而無一真境，則似迷離而忘其本，詞氣恹恹，將使人不知所指。好學爲迷離語者，宜省識之。

一詞一語，均有一合宜之字，先求合宜，再求精審，最後始以神勝。所謂合宜，指其分際而言之也。其或不獲合宜之字，則不以學者見之不廣，卽造詣有所未至耳。

宋詞風度佳勝，亦各有偏重。小山華貴而取境不大，淮海豔宕而或失之輕俊，梅

溪搖曳，敏於詞令，事理實拙，方回膚廓，玉田諧婉而中空，草窗花外，但敷藻作貌似之說，此在讀者能各取其精，各避其失。

詞最尚風度，須搖曳而不輕蕩，搖曳於字面音節，而重拙於骨幹神理。反其道者，萬非佳詞。

清初人詞，專矜風度，而每失之纖靡，蓋並其骨幹而搖曳之也。於字面求搖曳時，於骨幹宜特求重拙，使銖兩相稱于相反之中。若並其骨幹而搖曳之，焉得不輕不靡？

風度最不易求致，須在日常涵養，頻蓄於心，時上諸口，久之遂似位置其身於花明柳暗之間，偶拈韻語，風度必佳。若但在讀書上求之，必並致骨幹纖柔之弊。語之蒼潤，各有風度。白石語最蒼而風度亦最勝。風度固不徒訓側豔者也。

調之諧澀，亦各有風度。特於諧婉中求風度易，於促拍中求風度難，亦惟促拍中有風度，乃臻其妙。

風度之外，別有氣度，消息至微，不可不察。風度指體態，而氣度指神情。其最勝者，無論語之蒼潤，氣度必雍容和緩，珠光劍氣，不足抗其明，紅英翠錦，不足喻其豔，玉堂金帶，不足方其豪貴，清歌妙舞，不足方其英華。有風度之詞，間尙得見，氣度雍容之作，尤爲罕觀。

風度隨語意而占勝著，爲蒼爲腴，一視其詞。氣度則蒼勁中亦宜出之以雍容。白石晚年諸作，具此勝處。

辨詞先尙渾成工穩，進求成就，各各不同。有以性情勝，有以新穎勝，有以精燦勝，有絕不修飾，自見風度，有刻意藻飾，英華獨絕，有豔在骨中，有蒼在言外，或一家兼數者之長。此須各就所作，逐首逐句推敲之，始可體會。

言詞無非情景，而言情爲尤難。有二三虛字中，便蘊無窮之轉應者，有情深而繁多言莫罄，轉藉一二字以達之者，有委婉語鍊錘簡易，轉見深刻者，有字面拙大，而內實俳麗者，有以一二虛字振挈全篇者，有一二語中暗轉四五，而立言之

意，更在暗轉之外，特其消息非於轉應中莫達者，有言極膚淺，而實蘊蓄深厚者，有言此而實不指此者，但標綱領，已不勝言。至於關節所在，當在讀者隨意體會之。

情語迷離直質，各有勝處。然迷離當致力於字面，直質當致力於骨幹。情語宜有含蘊，有含蘊，便令人迴詠無窮。其以斬截語言情，而仍使人迴詠者，是最大筆力。

凄苦之音，出以華貴，爲作詞第一要義。

說景須使靈活。若於靈活外更尙風度，則爲尤勝。蓋靈活方能融情入景。此理或可通之于丹青，而靈處丹青或不及盡之。

說景之妙，範圍不尙大小，幽花纖草，亦可寄天地寥廓之情。

清真不以俳語說情，而委婉自見，最爲難能。

柳七說景最寬，無論何物何事，一一撫拾入詞，均能位置熨帖，使傳勝情，具妙

景。宋人正法，殊不易幾。

詞有極淒怨而綺麗者，但言時花美女，已著春老秋衰之感。此等語易爲而不易傳神。此在性情襟抱中，當先懷此無可奈何之苦心，又復遇豔陽芳物，悵然爲感，不能無言，然後行之於筆，深之以學力，始成名篇。否則滿紙均詞家口頭之語，真意索然，何必有作？

沖淡一境，不易銓次。大約隨意說一事一物，使事物之情致宛然者，初乘也。不必有擇於事物，信筆言之，而情致不減者，中乘也。并吾所以言之者亦不加意，事物尋常，情致轉深者，上乘也。

長調易患質實。質實之作，縱珠玉并陳，不過瑰麗如入五都之市。若參以疏秀清空之氣，則位置得當，始足移人。此在得力於風度以濟之。

詞須知雅入而厚出，則無輕纖之弊。雅入由外而內，用文字以寫吾心於外，謂之詞藻。厚出由內而外，寓吾心於文字，謂之骨幹。不雅入，其失在表，不厚出，

其纖在骨，尤犯大忌。

詞無非言情言景。言情者婉約以達意，詞之正規也。言情多半得力於天分，天分不高，作者之情，何由而達？能有妙語，其次賦景，流連風物。賦景者但撫取耳聞而目見之事，停勻位置，天分稍遜者，猶可以學力拯之。

有天分者作妙詞，非詞筆勝也，詞心之慧，百倍詞筆，信手拈來，直不自知其何自而得之。其徒以學力勝者，則同於苦吟矣。

善爲詞者，信手所得，與求之而得者，少有差第。蓋學養均深，信手而得者，先之以涵索，智慧日增，詞心日利，一觸卽發，召之亦卽來。其僅僅得力于學力者，自不若得力于涵養之妙。

禪宗有機鋒語，詞家亦有機鋒語，似入頓教，便成圓覺，拈花心印，無從明言。惟此機鋒之中，正有可以證入之道，特凡夫下愚，不能知之耳。詞中機鋒語，固不難作，惟機鋒語之求得證入者，正自不易。然不能證入而作機鋒者，將謂之何

？故欲一試詞家南宗者，尚須先自參悟證入。

詞有最高之境，言烟雲花月，而真意不在焉。非不在也，吾心可以驅策烟雲花月也。蓋吾心之高超，更在此天機活潑之外。此何等境界，求之要在作者之胸襟耳。詞中有必不可能之語，必無之事，然信爲妙詞，且一見知有妙諦在者，此亦南宗語也。

詞亦有言花月，而別立一意，以重言之者，（並非寄託）譬如風月移人，實則風月不能移人，風月中正有移人者在，即持此以言風月，其所造詣，必較高矣。言時花美女，舍花女而言其所以時，所以美者，意更深遠，即藉所以時，所以美者，而推衍其意，亦必多妙諦。此舍其軀幹而標舉其神會，文字而通于哲理矣。風度流露，往往於疏秀語見之。風度固不僅主疏秀，特於疏秀處易見耳。言風度者，固不能離文字以求之，然亦不能泥于文字。字面可求者，則假手於字面，字

面不可求者，則假手於神會。譬如言景則貴生動，奇花瑤草，當使於凌風浥露時，見其風度。至風露之明言與否，則在作者之驅策耳。

質實語一例可見風度。若淮海詞中，觸目卽是金玉琳琅，字面堆砌，雖質實之語，同具風度。彼專以「東風裏、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爲風度者，是僅知疏秀之風度，而不知質實之風度，一聞猶有未達。

詞筆佳則文字勝，詞心佳則風度勝。就詞筆以求詞心，不如捨詞筆以求詞心，泥文字以言風度，不如捨文字以言風度。其不獲於詞心，而僅於文字上求風度者，學爲生動之語，必趨纖滑一流，轉見其弊。

欲求學爲風度，不如學覓詞心，二者均不易求得者也。學爲風度，當取古人名作、風度絕勝者，吟迴久久，最後詞語雖忘，而風度猶在，似我已著身爲詞中之人，然後行文走筆，以詞中之人，寫詞中之情景，詞心自然湧現，詞筆亦必有風度可見矣。

讀詞之法，首窺作者之性情襟抱。蓋詞本抒寫性靈之物，而性情襟抱，既不易懸鵠以求，且或有轉足以限制人之學力者。讀詞能首加致意，則積久之後，性情可以陶融，襟抱可以開朗，自進益於不自知之中。

就詞言詞，當先研考其體製、品格、風度、氣度。體格、卽章法也，品格則辨其高下，爲厚爲佻，風度求其雅潔搖曳，氣度求其雍容和粹，然後更及鍊字琢句，起應承合，詞之工拙，於此盡之。

詞氣能疏秀見風度，則字面雖精金美玉，不嫌其七寶樓臺。言情之作，每長風度，又輒失之空泛。須堆砌而能疏秀，搖曳而不見空泛，始爲允作。

言情之空實，不可強求。蓋情本吾心所發，蘊諸寸衷，磅礴瀾漫，然後登之楮墨，揮轉自如，自然佳勝。其強求之者，心本無情，貌爲情語，縱筆力可勝，句字停勻，是哲匠耳，何名爲情？

言情須含蓄之情，多於文字，似以吾滿心所蘊蓄，寄托于此數十百字之間，迴環

而不能盡之，爲事正不易易。其胸無所有，以強填一調者，必失之空，殆無疑義。詞之空質，在文字謂之泛，謂之實，在吾心謂之真，謂之僞。情真則所蘊自深，情僞則本無所蓄，謂之泛實，無甯謂之真僞。

言景之作，亦有一境一物，往復流連，布置停勻，亦爲名作者，特能品耳，未足爲神品也。

言景之作，有以目中所覩者，并兩三語爲一語言之，此語自己妙勝。此外或更因景及情，或並情語超而空之，能用極拙之筆，而不覺其枯寂，字畫沖淡，而字字對景以發，不落泛套，斯爲名作。

情景雜糅之作，所見者景，所思者情。以有所見，方有所思，以有所思，遂似更有所見，遂似所見者益生感會，此中正有不少迴環。故此等語，言景質實，言情清空者，初乘也。言景清空，言情質實者，中乘也。清空質實，蘊之於字裏行間

，而不見諸文字者，更上乘也。并二者而超空之，言景不嫌其實，言情不嫌其空，所語不在情景，而實合二者於一體，最上乘也。

用質實字而不見其質實者，法有數端：一、字裏行間有清空之氣，吾能運用之，而不爲所滯。二、風度搖曳，遂不覺其字面之質實。三、筆端有力足以制之。四、位置停勻，令人莫察其爲質實。

用經史成語之法，須擇與題面合者用之，厥有四法：一、撫取其字面吻合者用之，人且渾不見其類經史語。二、因其原文稍爲穿插，使就詞筆。三、用其一二字，人人知其爲經史之字，而以造句得法，遂不嫌其方剛。四、取經史之意鎔鑄之，此在先能熟覽，使供驅策，便成活著，隨意位置，無往不合。總之，無心用者，勝於有心，一有心、便患斤斧之有痕迹。

詞固有譜有腔律，可以叶而歌之。是以宜參以氣度，使幽蒨雍容，各極其致。蓋曉風楊柳之作，一登鸞鏡，黃河遠上之詞，旗亭畫壁，在歌者必濟之以體態，始

極其妙。倘無氣度，則詞雖佳，若泥塑美人，毫無生氣，拍歌者將何從濟之以體態耶？美人之美，歌者之歌爲一事，體態爲又一事。通乎此者，始知詞中之必需風度。風度與詞，如影隨形之至理，于此可證。

幽蒨絕頂，華貴絕頂，哀怨絕頂之作，均不易爲。常人輒一涉幽蒨，便成衰頹，一涉華貴，便成俗劣，一涉哀怨，便成誹亂，此中消息，不可不慎。

詞有精金美玉之能品，有天然情致之神品，一在學力，一在天分。在學力者有蹊徑之可通，在天分者無可希冀於萬一。

言情言景，均宜立言重大。重大者易流於拙，須語重大而情有至理。至理所存，自然智慧。懷智慧以言重大必佳，捨智慧以言重大多拙。

詞固重拙，然拙宜于無字處位置之。若能以拙語申慧思，或語情並拙，而詞則特佳，此最難事，非深于學者，不可妄冀。

用新穎纖冶之語，貌似婉約者，往往轉成拙訥。拙固有二境，最佳者求拙，最劣者亦拙，拙於此而長於彼者佳，其訓笨伯者爲劣境矣。

梅溪或蹈此失。故婉約之筆，宜以真智慧出之，不能徒乞靈於字面。

雋語當有真情，否則流爲佻蕩，其境至不易別。蓋卽以真智慧強作雋語，亦且多佻，遑論其他。

詞面求拙，拙而能成就，則已屆爐火純青之候矣。拙與方不同，拙者情拙，方者言方。方中亦有優劣，語方則須意圓，語圓則求意方，其並行者，且兩失之。

辛劉並稱，辛實高于劉。蓋辛以真性情發清雄之語，足以喚起四坐靡靡，別立境界，其失或疏或擴，則爲雄之所累。有辛之清，抒辛之雄，不免此失，無其清而效其雄者可知。實則清根於性情，雄由於筆力。綜覽全集，亦有祝英臺近等不雄之作，而無不清之作，斯實由於真性情所寄託。彼貌爲狂放者，當知所鑒矣。

一詞既成之後，必加循誦，至於數四。往往填詞之際，按聲循律，意緒稍紊，或專尙華豔，而失清真之趣，或過於餽釘，而無貫通之力，則於詞成後細誦之，可謀改定。其誦之也，當如讀前人之詞，以己身設想入於詞境，玩索久久，則某字

失黏，某字不工，某字不貫，其病灼然可見矣。

設身入詞境，設想循詞脉，境真而脉順，大體粗備矣。但在循誦已作時，必須視之如前人之作，不假絲毫私意於其間，則癥結始可畢露。

選詞之法，選昔賢名作，必須將其全集玩索一過，知其專精所在，學力所迨，依此門徑，而取其尤勝者。然專工豔冶者，其餽釘纖靡之作，亦固不能入選。大抵主其所長，而又不廢其所兼備者，斯爲合格。主於中者，當先立吾箇人之準則。

如言風度，須先知以何者爲極風度之勝，某家詞有類此者，則輯錄之。如言沈著，須先知以何者爲極沈著之能，某家詞有類此者亦輯錄之。至於操選政者，在中流以下，或雖填詞比附風雅，而拙訥木強，莫窺詞中之消息，則訊以何者爲風度，或不能答。或以輕佻爲風度焉，或以少骨幹而但尙搖曳者爲風度焉，或以貌似清空之語爲風度焉。凡此本人尙不能知之，胡能論列前人之作？其所選自不足觀。好事操觚者，其知所慎乎。

備家數之詞選，在存一邦之文獻。或以人名而存詞，或以詞名而存人，或人詞並不著於當世，而前輩碩學，故交風雨，當爲少留其鴻爪。凡此之類，但當取其人全集觀之，酌錄其佳勝者。其次但檢其首尾完整，少有趣味，偶有合式之作，便爲蒐羅。更其次者，降格以求，則取無顯見之劣處，首尾勻淨者輯之而已。蓋語務高深，則此輩率遭擯棄，又將安得以傳其人耶？

往往有一時碩彥，博通經籍，出其餘緒，以拈詞律，舛訛百出。其最佳之作，但摭取前人吐棄之第一義而引申之，花明柳暗，能不失其位置，已稱停勻。其次者師辛劉則暴涉於曠，師周王則纖及於薄。似此縱積至三五十卷，亦糟粕之尤。此蓋不知消息之過，似日日還迴門宇，而不得其戶庭，則登堂入室，無論如何，終隔一塵矣。選此輩之詞，最難著手。

鄉里士人，輒有所作詞，外表甚訥，而骨幹殊強，語亦疏秀者。或用字極重極拙，雖筆力不足迴旋，而通體尙有真情者。大抵此等文字，情勝於詞。以情發乎靈

府，通乎襟抱，無往不可。若詞筆則須學力天分兼到，非信手拈來者所易致。

有清自王阮亭以疏秀取勝，風度均近纖懦，重拙之妙，無復偶見。人人涉想於清空中作綺情語，搖曳爲主，雍容爲用，末流之弊，不可勝言。既而又有以辛劉爲宗者，遂出粗獷之語，自謂起八代之衰，蓋視阮亭，矯枉過正，其失遂等。於是清詞不歸綺靡，便歸雄獷。至張茗柯出，而寓疏秀於清雄，曲遂流暢之美，而不使之涉於纖佻，其道稍重。然常州詞人，自茲以後，犯阮亭者幾已絕無，而犯粗獷者猶復不免。今就此以操選政，亦甚矣其憊矣。

詞于文字，一代有一代之成規。唐主蕃豔，南唐因之。北宋尙骨幹清道，南宋尙麗密瑯飾。元承南宋，又少少間以疏朗。明最靡陋。清初主綺靡，既尙雄獷。茗柯出則推北宋，發事外言內之旨。其後至於半唐，沖澹沈著，力規於古，差復兩宋之舊觀。此可以論列者也。至於並世歧途，各極其勝。二主真率，韻味深長。耆卿縟繡，東山秀逸，白石蒼勁。天籟遺山，各以雄勝。明季二陸，沈著可誦。

飲水彈指，庶幾北宋。彊村夔笙，並師半唐，一以精金美玉，方規夢窗，一以天才逸思，自矜北宋。此則在一時風會之中，別寓獨標奇幟之志，不可例以朝代而推定者矣。

說迷離語而就中影射一事一物者，頗不易爲。蓋既須切此事物，又須特作迷離，二者消息，并存不背。求工者但當以智慧之筆，運空靈之思，使其如夢如影，無所沾滯，而又不失黏，庶乎得之。

改定初稿，見有未盡善者，當別闢新意，或別造新語以易之。然此新立之語意，亦更未妥，則亦當急擯無少惜。倘必刻舟以求劍，其所失且更大。有時一字一語，屢經改易，自見精采。掉以輕心，庶必失之。

說迷離事，不宜出以質實之字面。然質實字正亦不妨間用，但當於意境中求其妥洽，爲不易耳。

詞中風度，大抵主騫舉高尙，沈刻雄潛。若字面過求搖曳，或故加琢飾，流弊所

及，真氣泊如。北宋名作，與南宋之相隔一塵者，正在于此。初學詞者，尤切忌引用新穎搖曳之字面，或纖或僞，不可不慎。

雕琢之弊，必爲纖脆。卽一字之微，消息各異，太過與不及，卽不相稱。北宋之高，在清，在渾成，於此可知。

凡詞中二語下貫以一語，則此一語必包舉前二語，始能串貫，萬不可使偏廢。

夢窗之鍊字，在鍊形容事物之字，有時從蒼勁中錘鍊得之，有時從豔冶中錘鍊得之，有時從明媚中錘鍊得之，各極其勝。然蒼勁者難，雕琢者易。

智慧所及之句易學，蒼勁中見趣味之語難學。寓智慧之心於蒼勁之內，使筆力沈潛而重大者，更無可學，當徐徐以襟抱學力鼓濟之。

詞立境之奇特，立意之新穎，或奇豔溫馨，或婉姝秀麗，或雄放豪舉，均在骨幹而不在字面。故可以騫舉之筆，寫溫麗之情，豔極之筆，寓悵感之致。若作豔詞而必餽釘於香簌之字，作豪放之詞而必託情於江風山月，已爲下乘。其更下者，

但有豔詞而無豔骨，但有擴語而無雄境，立詞奚爲？

詞一句中有轉折，然上下必須貫串方得。非但謂字面之貫串也，當重于意識之貫串也。意識之貫串，有外轉內轉，而字面亦必求其上下可連續者。儘有意義貫串而字面不協者，置之詞中，終礙人眼。

詞主清而不主瘦，清腴是用筆第一要義。清而瘦，寡然無味。清而腴，則厚永之音，迴翔篇幅，清在字裏，腴在行間。運腴語於清思，庶極文章之妙手。

北宋詞於清腴之外，兼當重淡，淡當在筆底著意。蓋清腴淡三者不可偏舉，必於一句一拍一節一奏之際，時時加意，始極造語之能事。惟骨幹之說，猶不預焉。詞之奇特，當在意境，不在字句。奇於字句，便患突兀。若意境奇而字句不奇，則平淺之筆，寫奇險之情，深思之愈得其妙。

詞筆不可不拂拭而鉤勒之，不可少過，少過則近於雕琢，且傷詞筆之渾厚。詞於厚重拙大，爲最要義，少失之卽差以千里。

詞中有個儻語，個儻在風度婉轉，能使喚質實者爲生動，以無情者爲有情。個儻之筆，偶一用之，全詞爲之生動。若數用之，則恐流於飄忽。

詞中轉折，固以暗轉爲上乘。然第一義語，轉折得圓轉之妙，亦卽流利可誦，不可盡廢。

四字二句者，設用三實字一虛字。實字虛字，亦有疏密之辨。倘實字疏則虛字密，實字輕則虛字重。反此亦然，否卽有沾滯空疏之弊。推之至於全詞，一時疎則一時密，一時實則一時空，當使無意求得停勻。

諸詞以四字對句起者，最易質實，不鍊則輕，鍊之則晦澀，或不能合于全首。不若水龍吟徵招等之神來入手，可以妙句天成。

換頭處最宜將筆提空。若能二三語或一節奏後，再提空之，則尤靈躍紙上。

大處重處不可學，不可不學。作忠貞珉墨等詞，尤不可無此等語。所貴在以重大之筆，出以閒雅之詞，使不方滯，則爲上乘。

質實語、敘事語、不易見工，則在領句之字，適得其度。字面不在新穎，即極通常之字，位置得度，亦足喚起有情，楚楚生致。

詞不忌方，方見筆力，但圓中不可著以方也。

詞之搖曳，無關調之長短。但觀唐人諸拗體小令，可以知之。

詞忌空，忌淺，又忌質實。平心論之，古人所謂名作，「楊柳岸曉風殘月，」亦不免空纖。「芳草有情，夕陽無語，」則亦空語，「雁橫」「人倚」，又似質實。名作之重風度，于此可知。

古人名句，或取眼前道得者爲之。至於今日，則所爲名語名句，眼前光景，大都已爲古人道盡，必加微汰，於以知後之勝昔，求工爲難也。

詞最尙風格高騫，不妨側豔。然側豔語宜有分際，少逾即便傷格。

賒贈之作，不問所致之何人，但當高其聲價。蓋高人正所以自高。迦陵全不諳此，殊爲可異。

詞之絕妙語，神來之筆，不可強致。若強致之，貌合卽神離矣。

作詞宜由胸中發出，一氣呵成。若就心目所思者，強爲雕琢，無論如何工練，終少真氣。近人之以詞名者，未嘗不中此弊。

一氣呵成之作，未嘗不可精研字面。蓋零璣碎錦、蘊釀胸中，但有真情，便可驅策，隨意運用，不致板滯。然成詞之後，字字琢磨，改易再三，以求妥洽，又恐因改易而失全體之神，違全體之格，不可不將慎也。

作詞貴將筆提空。若泥題爲之，無論如何，必板必滯。

詠景之作，貴將眼前光景，瞑思體會，得其一點之靈機，又於此靈機既動，光景絕佳之際，著之以我。所著非我也，我之靈機也。我之靈機，使與光景之靈機相合，其身已飄然而不自持。攝此靈機以爲詞，必臻妙諦，然斯境非易致也。

晚近詞風之轉變

龍沐勛

一 清季詞風轉盛之原由

清代二百數十年間，文物昌明，遠邁元明二代，而尤以倚聲填詞之學，宗派迭興，作者競起，篇章之富，直奪宋賢之席，而有斯道中興之譽焉。然自詞樂既亡，歌詞之作，不復重被絃管，所尚惟在意格，而聲律次之。彼「長短不葺之詩」，在宋賢引爲譏議者，而生乎宋元之後，惟賴前賢遺製，以推究其聲調之美，藉達作者心胸所蘊之情，而至情之激發，有關世運，非可力強而致，故終清之世，窮詞之變，竟不能恢復歌詞之法，仍惟有自成其爲「長短不葺之詩」，而常州詞派所標尊體之說，乃得發揚光大，因緣時會，以造成清季諸大家，而歸安朱彊邨先生，則又其集大成者也。

慨自大晟遺譜，蕩爲飛煙，白石歌曲，徒存譜字，於是倚聲填詞者，不復知樂律之律，而字音輕重之律，則仍可於前賢遺製推求得之。彼明人及清初人之詞，大抵非音節未諧，卽意格不高，二者交病，故識者無取焉。迨萬紅友（樹）詞律出，而學者始究心於字音輕重之律，以求其諧，朱竹垞（彝尊）詞綜出，而學者始注意於醇雅清空之境，以藥其纖，其後張皋文（惠言）別輯詞選，以此體儕於風騷之列，而淫蕩靡曼之風，掃除淨盡。周止庵（濟）氏從而推拓之，輯爲宋四家詞選及詞辨二書，示學者以從入之

途徑，而爲之說曰：

清真（周邦彥）、集大成者也。稼軒（辛棄疾）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碧山（王沂孫）糜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吳文英）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穠摯。是謂四家，領袖一代，餘子犖犖，以方附庸。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罥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譬效弗遠，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敘平淡，摹績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爲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余所望於世之爲詞人者蓋如此。（宋四家詞選序論）

觀其所言，重寄託，明步驟，疏密並重，體用兼賅，而對於技術之講求，詞筆之運用，在其宋四家詞選序論及介存齋論詞雜著中，三復致意焉。此其影響所及，視朱氏詞綜，張氏詞選，尤爲鉅大。彊邨先生所謂：「金鍼度，詞辨止庵精。截斷衆流窮正變，一鐙樂苑此長明。推演四家評」。《望江南題周保緒詞集後》亦可見其欽挹之至。開清季詞風之盛，而流波迄於今日者，蓋周氏之力爲多矣！

嘗怪常州詞派，獨標宗旨，議論精闢，爲倚聲家開無數法門，而張周二氏所爲詞，似不足與其言相

副，久乃益信吾所持至情之激發，有關世運，不可力彊而致，爲顛撲不破之說。所可學而能者，技術詞藻，其不可學而能者，所謂詞心也。詞心之養成，必其性情之特至，而又飽經世變，舉可驚可泣之事以醞釀之，所謂「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者，止庵能言之，而所作恆未能相稱，則亦時爲之也。近百年來之詞壇，殆無不爲張周二氏所籠罩，而成就之大，則有「後來居上」之感，請再申論之。

曷言乎晚近詞壇之悉爲常州所籠罩也？晚近詞壇之中心人物，世共推王半塘（鵬運），朱彊邨兩先生，而風氣之造成，則薇省同聲集，實推首唱，而庚子秋詞之作，影響亦深。當光緒中葉，有江甯端木子疇（垞）、吳縣許鶴巢（玉琢）、臨桂王幼遐（鵬運）、况夔笙（周頤）等，同官內閣，以填詞相酬和，而端木最爲老輩，其於詞篤嗜碧山，至以「碧瀼」自題其集，則其取徑，固自止庵之說來也。是時王氏方致力於花間草堂，及宋元諸家詞集之校勘，而清真稼軒夢窗碧山四家之作，卽在其中，且所據多善本，而對夢窗四稿，致力尤勤，臚舉五例，一以清儒校勘經籍之法爲之，濡染旣深，詞筆遂亦與之俱化。彊邨先生序其半塘定稿云：

君天性和易，而多憂戚，若別有不堪者。旣任京秩，久而得御史，抗疏言事，直聲震內外，然卒以不得志去位。其遇厄窮，其才未竟厥施，故鬱伊不聊之概，一於詞陶寫之。君詞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說，契若鍼芥。

據此，則半塘詞學，蓋能實踐周氏之言者，而又「於回腸蕩氣中，仍不掩其獨往獨來之概」，（彊邨先生說）則由其性情抱負，有異乎恆人故耳。彊邨先生少居汴梁。時半塘以省其兄之爲河南糧道者至汴，遂相遇納交，已而從學爲詞，且相約同校夢窗四稿。光緒庚子，八國聯軍入京，居人驚散。先生與劉伯崇（福姚）就半塘四印齋以居，既不得他往，乃約爲詞課，拈題刻燭，于唱唱酬，日爲之無間，以成其所謂「庚子秋詞」。雖中多小令，未必規摹止庵標舉四家者之所爲，而言外別有事在，與周氏之尙寄託，不謀而合。先生自稱四十後，始從事倚聲之學。於儕輩中學詞爲最晚，而造詣乃最深。夢窗沈埋六七百年，自止庵表而出之，始爲世重。既經半塘之校勘，先生復萃精力於此，再三覆校，勒爲定本，由是夢窗一集，幾爲詞家之玉律金科，一若非浸潤其中，不足與於倚聲之列焉。先生亦自言，於夢窗之闢與，自信能深入，而半塘復謂：「自世之人，知學夢窗，知尊夢窗，皆所謂但學蘭亭面者，六百年來，真得髓者，非公更有誰耶？」（彊邨詞代序）時在光緒末年，先生對於夢窗之造詣，卽已如此！止庵所謂：「奇思壯采，騰天潛淵」，爲夢窗之真實本領，殆亦先生所從證入，彼貌爲七寶樓臺，炫人眼目者，烏足語於此耶？王朱二氏之所宗尙，既未能脫出止庵四家之範圍，略如上說，則謂晚近詞壇，悉爲常州所籠罩可也。

二 晚近詞壇之領袖作家

遜清末葉，內憂外患，岌岌可危，士大夫於感情之餘，寄情聲律，纏綿悱惻，自然騷辯之遺。鼎革以還，遺民流寓於津滬間，又恆借填詞以抒其黍離麥秀之感，詞心之醞釀，突過前賢。而彊邨先生，益務恢弘聲家之偉業，網羅善本，從事校刊唐宋金元人詞，以成彊邨叢書。一世詞流，如鄭大鶴（文焯）、况夔笙，張洎蓴（上蘇）、曹君直（元忠）、吳伯宛（昌綬）諸君，咸集吳下，而新建夏映庵（敬觀）、錢塘張孟劬（爾田）、稍稱後起，亦各以倚聲之學，互相切摩，或參究源流，或比勘聲律，或致力於清真之探討，或從事夢窗之宣揚，而大鶴之於清真，弘揚尤力，批校之本，至再至三，一時有一「清真教」之雅謔焉。各家搜討既勤，講求益密，而又遭逢衰亂，感慨萬端，故其發而爲詞，類能聲情相稱，芳悱動人，雖其源出常州，而門庭之廣，成就之大，則遠非張周二氏之所能及矣。是時彊邨先生，方僦居吳下聽楓園，周旋於鄭况諸子間，折衷至當，又以半塘翁有取東坡之清雄，對止庵退蘇進辛之說，稍致不滿，且以碧山與於四家領袖之列，亦覺輕重不倫，乃益致力於東坡，輔以方回（賀鑄）、白石（姜夔）、別選宋詞三百首，示學者以軌範，雖隱然以周（清真）吳（夢窗）爲主，而不偏不倚，視周氏之四家詞選，尤爲博大精深，用能於常州之外，別樹一幟焉。張孟劬氏謂先生晚年所爲詞，似杜甫夔州以後詩，固又非夢窗之所能囿，而亦豈常州之所能幾及哉？此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者是也。

晚近詞人，除王朱二氏外，其卓然能自樹立者，則有萍鄉文芸閣（廷式）、鐵嶺鄭大鶴、臨桂況夔

笙三家。文氏論詞，一反時流之說，絕不爲浙常二派所囿。其說云：

邇來作者雖衆，然論韻遵律，輒勝前人，而照天騰淵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極之志，甄綜百代之懷，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語也。詞者，遠繼風騷，近沿樂府，豈小道歟？自朱竹垞以玉田爲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尤爲冗漫，以二窗爲祖禰，視辛劉若仇讎，家法若斯，庸非巨謬。二百年來，不爲籠紉者，蓋亦僅矣。曹珂雪有俊爽之致，蔣鹿潭有沈深之思，成容若學陽春之作而筆意稍輕，張皋文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非志不離於方罫者也。

文氏博學多通，慨然有用世之志，卒以見嫉於那拉后，竄逐東瀛，歸客湘中，抑鬱以卒。所著雲起軒詞，兼有婉約俊邁之勝，其胸次固自不同。彊邨先生贊之云：「一聞金粉，曹鄴不成邦。拔戟異軍成特起，非關詞派有西江，兀傲故難雙。」（望江南題文道希詞集）世有豪傑之詞，文氏足以當之矣。鄭氏家世蘭鐙，累葉通顯，大鶴獨霸棲吳下，爲東諸侯賓客。其神致清朗，懷抱冲遠，真衛洗馬一流人物。所著瘦碧冷紅諸詞，規撫石帚（姜夔），卽製一題，下一字，亦不率意。（參用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其生平酷慕姜夔之爲人，又復從事於白石歌曲旁譜，及玉田詞源之考校，在近代詞流，號爲深明音律之學者。又於周吳二集，用力亦勤，予曾見其手校清真夢窗，丹黃滿紙，且至數本之多，故其詞於周吳二家，亦不能無所濡染，要其雋逸冲遠之致，稱其爲人，又其所獨具之標格也。況氏治詞最早，用力亦專，尤善

說詞，所著蕙風詞話，彊邨先生推爲絕作。嘗謂「填詞第一要襟抱」。又謂「性情少勿學稼軒，非絕頂聰明勿學夢窗」。皆鞭辟入裏之談，實爲時流痛下針砭。又稱「作詞有三要，曰：重、拙、大」。重者輕之反，拙者巧之反，大者纖之反，三者皆關乎意格，而持此以衡蕙風詞，乃若未悉相稱，倘所謂「此事不可彊，並非力學所能到」耶？彊邨先生晚歲寄住淞濱，有欲從治詞學者，輒以轉介蕙風，令其執贄門下，以是從游者衆，一時稱廣大教主焉。

自諸老後先下世，嗣音闕然。並世詞流，則夏映庵先生之於清真，陳述叔先生（洵）之於夢窗，皆學有獨到，而私心所好，尙有張孟劬先生，自謂服膺元遺山，而性情獨至，蒼涼激楚，有下泉匪風之思焉。淳安邵次公（瑞彭），著有揚荷集，步武清真，饒有清勁之氣，其最後刻山禽餘響一卷，全和遺山，亦多悽厲之音，並推傑作，不幸於前歲客死汴梁，致不克窮其所詣，惜哉！

三 晚近詞家之流弊

自周吳之學大行，於是倚聲填詞者，往往避熟就生，競拈僻調，而對宋賢習用之調，排擯不遺餘力，以爲不若是，不足以尊所學，而炫其能也。又因精究聲律之故，患習用詞調之多所出入，漫無標準，而周吳獨創之調，則於四聲配合，有轍可循，遂以爲由是以求協律，雖不中，亦不遠，於是填詞家有專選僻調，悉依其四聲清濁，一字不敢移易者，雖以聲害辭，以辭害意，有所不恤也。殊不思四聲清濁，

雖於音律有關，而非即樂律之律。四聲之辨，上去之差，但求諸於唇吻間，原不必拘泥過甚，即就柳永樂章集，及周吳創調，取其同用一調之詞，參互比勘之，則亦多所出入，試問果將以何爲準乎？且今日填詞，要爲「長短不葺之詩」，意格若高，何須因難見巧？往歲彊邨先生雖有「律博士」之稱，而晚年常用習見之調。嘗即以四聲之說，亦謂可以不拘。然好事之徒，乃復斤斤於此，於是填詞必拈僻調，究律必守四聲，以言宗尙所先，必惟夢窗是擬。其流弊所極，則一詞之成，往往非重檢詞譜，作者亦幾不能句讀，四聲雖合，而真性已漓。且其人倘非絕頂聰明，而專務擗擗字面，以資塗飾，則所填之詞，往往語氣不相貫注，又不僅「七寶樓臺」，徒炫眼目而已！以此言守律，以此言尊吳，則詞學將益沈埋，而夢窗又且爲人詬病，王朱諸老不若是之隘且拘也。今滬上詞流，如冒鶴亭（廣生）吳眉孫（庠）諸先生，已出而議其非矣。吳氏與張孟劬夏瞿禪兩先生，往復商討，力言詞以有無清氣爲斷，而深詆襲積堆砌者之失，孟劬先生亦然其說，而以情真景真，爲詞家之上乘，補偏救弊，此誠詞家之藥石也。

晚近二十年來，士不悅學，中華舊籍，多遭擯棄，而詩歌詞曲，幸因比附於西洋之純文藝，得列上庠，爲必修之科，而詞曲之句度參差，尤令人有「漸近自然」之感，苟能因勢利導，藉以繼往開來，未嘗不可以發揚國光，陶冶民性，進而翊贊中興大業。然拘者爲之，則不量學者程度之深淺，不察時勢之需要，務以艱深拒人千里之外，必使斯道日卽於沈淪漸滅而後已，此可爲長歎者也。

四 今後詞學必由之途徑

詞至今日，一方以列於大學課程，而有復興之望，一方以漸滋流弊，而有將絕之憂，此亦所謂存亡之機，間不容髮之時矣！詞本以合樂爲主，舊譜亡而化爲「長短不葺之詩」，然其聲調之美，固猶富有音樂性也。因其體勢而少加變化，以就今日流行之西洋音樂，殆亦事所必然者，此重振詞學之一途也。認詞爲「漸近自然」之新體律詩，相尙以意格，而舉作者所有一照天騰淵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極之志，甄綜百代之懷，悉納其中，則吾以爲雲起軒一派之詞，合當應運而起。私意欲竊取周氏四家詞選之義，標舉周（清真）、賀（方回）、蘇（東坡）、辛（稼軒）四家，領袖一代，而附以唐宋以來，下逮近代諸家之作，取其格高而情勝，筆健而聲諧者，別爲一編，示學者以坦途，俾不至望而生畏，轉而求詞於胡適詞選，以陷於迷誤忘歸。又別取詞調若干，製爲簡譜，說明其聲韻配合之妙，俾學者有所遵循，而便於研習，庶斯道得以微而復振，歷久不渝。質之海內通人，倘不以其言爲謬妄，則幸矣！

同聲月刊 第一卷 第三號

七〇

詞用平仄四聲要訣

左海陳能羣

姜譜旁註，工尺拍號，非不可辨。然使未明宋人樂律與今代不同，及當時吹管拍號之用法，與夫謳曲旨要之解釋，而妄言歌詞，亦如扣槃捫燭，鮮得其當。近人作詞，如朱彊村王半塘諸老，但求依譜填字，四聲準確，按諸宮調，便可適合。昔謝枚如先進，初喜填詞，蘇辛周柳，靡不仿效。繼因不習音律，此事遂廢。既而幡然有悟，謂五音二十八調皆由平仄四聲之分配。夫果四聲既準，則工尺無訛，推而宮商律呂，悉得之矣。今之學詞者，不必侈言宮調，但知平仄四聲之用，思過半矣。茲將詞用平仄四聲要訣，分列如左。

一、平聲 平及去入兩仄，皆有陰陽，而陰平與陽平尤須分辨清楚。陰平去入皆雄飛之聲也，而陽平與上則爲雌伏。似以陰平置諸詞句，便讀得響，實又不然。第一字平聲，須用陽平，纔能發調。所謂發調者，讀得響，提得起，不可移易。如姜詞石湖仙起句之松江烟浦，及過遍之盧溝舊曾駐馬，其第一字陽平聲，皆發調之處。中間有連用陰平聲字，嫌其黏唇滯齒，不能調叶者，亦改用陽平聲字。如寄閒老人惜花春起早之瑣窗深，深字不叶，改幽字，又不叶，再改明字始叶。深幽皆陰平聲字，明字獨陽平聲。上一字窗既用陰平聲，下一字明適用陽平聲。

二、上聲 上聲字在說話中音清，用諸詞曲又覺混濁。試取上聲字讀之，其聲不沈頓自沈頓。但以

上聲字介乎上句平聲之下，方可發調。如晏幾道好女兒前遍，梅子青時，儘無端盡日東風惡，（儘讀如枕）及後遍有閒淚洒相思，想旗亭望斷黃昏月，紅友詞律注云，儘字想字上聲，皆發調處。此其中有理焉。上聲字屬角，其聲半清半濁，距平聲字音清不遠，故可發調。此外詞遇拗句，連用數仄字，須以上聲字代平聲字，使拗者不知其拗。即拗句有連用數平者，此句仄聲字內，亦須用一上聲字間之。如寄開老人瑞鶴仙之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歌者以撲字不叶，改爲守字。守字上聲，撲字入聲，用上與用入自然有別。

三、去聲 詞仄聲第一字宜用去聲。如姜詞長亭怨慢起句之漸吹盡枝頭香絮，惜紅衣起句之簾枕邀涼，角招起句之爲春瘦，漸字簾字爲字皆去聲。又詞叶韻後，其轉折處，亦用去聲。如姜詞揚州慢之過春風十里，自胡馬窺江去後，漸黃昏清角吹寒，過字自字漸字皆去。蓋必如是，而後調讀得響。且去聲字音雖濁而易於發調，宜用於上聲字之上。如美成夜遊宮之葉下斜陽照水，照水係去上連用。填者不當改爲上去，因自去而至於上，方覺調響。否則用上去必劣於去上。此外連用上聲字或去聲字，亦不免於期期艾艾，讀不出口。必十數字音高，而以一上聲字低者間之，始極頓挫抑揚之致。詞有務頭之說，即去上平三聲聯串用之，或平上去或平去上不定。

四、入聲 詞上下句或上下字，連用入聲，尤爲禁忌。讀者須將入聲字改作上去切。北人讀曲無入

聲，入聲字係隨音轉叶。濁作平聲，次濁作去聲，次清則轉入上聲。白石舊時月色，月字叶胡靴切，本入聲字，叶作平聲。閒讀叔夏詞，見暗香首句，一作羽音遼邈，一作雁書寥寞，一作故交零落，又紅情首句，作無邊香色，遼字寥字零字皆陽平，香字陰平，可見月字叶作平聲不誤。抑且以入作平，本用陽平者多。又李景元帝臺春憶得盈盈拾翠侶，拾字入聲亦代平聲。其代上去者，上無陰陽之分，去則用陽去聲字，不用陰去聲字。

金元以來，曲用北音，則曰北曲，曲用南音，則曰南曲。若詞似無南北之分。然詞家沿用方音，亦所不免。故平仄四聲，容或未準，而乃以入聲配作平上去者，所在多有，勿概之曰平曰仄也。以押韻論，平上去通叶，而入則獨用。但押平韻改爲仄韻者，則又以入聲爲多。其押上去者，不能改爲入聲，反之押入聲者，亦不能改爲上去。此押韻與句中用字之差別也。

同聲月刊 第一卷 第三號

七四

學山詩話

緘齋

「方略新奇古未聞，黃巾編入羽林軍。漢中米賊全燒堞，帳下蕭娘原注：梁臨川王宏。尚冊勳。碣石夜飛撻戶牝，玉河朝罨入烽雲。檀蘿蟻鬥南柯內，肉搏三旬未解紛

。」「浸長將成八月凶，既非橫策又非縱。國書祈請三牛耳，原注：發國電三與俄英日本，請執牛耳，與各

國排難解紛。塵拂驅除幾馬蜂原注：時相云：羣夷大馬蜂耳，蠅拂子驅之足矣。妖術并無五里霧，巖關已失一丸封。徒

然遵養時之賊，原注：陶侃罵王導語。桂觀蘭池滿夕烽。」右袁爽秋太常昶詠史詩，錄自其庚

子日記中。前一首六月初十日作，後一首十二日作。爽秋太常，光緒庚子拳匪之

亂被害三忠之一也。是月初五日記，載上榮中堂祿略園書云：「再密陳者，犬羊

異族，罪惡滔天。自道光庚子粵東燒煙土案，直接此次燒夷館，始知懲勦，首尾

適一甲子。天道好還，網恢不失，此殆自然之理數，豈人力所能爲耶。惟目前巨

變，起於民教互仇，拳洋交鬪。此次決戰，宜提開俄日本兩國，而專與行教之各

國爲仇敵，乃於事理爲協也。日本經聖慈柔遠閱謨，前派劉學詢慶寬聘問，訂有密約，煞費周旋，久欽宮廷妙用。俄自聖祖仁皇帝，命內大臣索額圖，訂尼布楚互市約後，乾隆中，特開恰克圖市場，二百六十年全盛之世，且未嘗失和。丙申年，大學士李鴻章，又密承廟謨，與俄君主訂立密約。一決裂，則新盟頓寒，前功盡棄。此應分別辦理，一也。日本與俄，從無一教士教民，在我內地煽惑生事，不宜無故開衅，誦出無名，二也。然此特以情理論之也。若以地勢論之，尤不宜輕開邊釁。俄重兵屯紮在阿穆爾東海濱兩省、旅大兩口不少。日本自廣島趨對馬島，由之罍薄津沽，不出三日可達，地近而偏，調陸軍視各國爲易。此可與聯絡合勢，以共拒歐洲各強敵。卽不助我，亦可使守局外，而未可不分皂白，概屏之爲鯨鯢魑魅，而我自措足於孤立無援之地。此兵家形勢所忌，宗社存亡之機，尤當審慎，不宜付諸孤注一擲，自召土崩瓦解之局，三也。准拳仇教，恐大江南北哥老會梟匪，皆借仇洋爲名，聞風而起，必有甚於十七年之教案，非疆吏所能

彈壓。江路一有阻隔，漕糧京餉，必難北運，飢軍譁潰堪虞，尤不能不預計者也。爲今之計，必急圖補救之方，似仍宜從先清城內入手，以安夷心、保物產爲主。除拔出俄日兩國使臣外，俟東交民巷犁庭掃穴後，移宋董諸軍，會同莊邸剛相，押送義和團，開往津沽，俾當前敵，而以諸軍鞭笞嚴督其後，勝則勒部編伍，汰弱留強，如曹公收黃巾精銳，編爲青州兵之法，敗則付諸蟲沙浩劫，以絕後患，可兩得之。幸天祐宗社，雨澤時降，大半可散而歸農，免致盤踞輦轂之下，不久且生變。此患漸去，則中外離合和戰之局，可以審機因應，一面兼促合肥使相，入都謀之。天若祚聖清，俾社稷危而復安，金甌缺而仍補，則中堂與執政諸公，斡旋危局之功，永永與廟堂丹青，河山帶礪，剖符無極矣。昶自前月召對，不稱旨，又上書兩邸，並草一摺，坐與朝議相枘鑿，箝口觸網，不敢復言事。顧臣子當急君父之難，義不敢默也。敬爲門下密陳之，俟采擇，大局幸甚。

原注云：略園深以爲然，遂發三國電添入英。初八日記，又載代獻兄草奏，云五不可恃：官軍 義和團 津防

葉祖珪明師 軍餉。急救之法五。其二爲拔去俄日本兩使，仍令李鴻章聯兩國之交，以減敵勢。其三爲飭諸軍督押義和團，往津沽，當前敵，以除後患。蓋太常所陳書之宗旨，略園仍未瞭然，故詩中有「既非橫策又非縱」之句。初八日記：「聞設督辦軍務處端慶二即徐相崇公於禁垣方略館，崇公綺力主借拳剿洋，並謀拆津鐵路，以限戎馬之來，可謂謬極愚極。」初九日記，載其出門拜客云：「出後門，城西拐角，起樓櫓，高與牆齊，架砲攻西什庫。出順治門，遶前門，由東便門入齊化門，紅巾處處有之，眞亡國之兆。漢季以黃巾亡，元季以紅巾亡，糝政感召一也。」觀此，知方略黃巾，亦紀實之語。

朝政竄敗而清議出，黨禍興而宗社覆，自古皆然。清同光間，高陽李文正當國，一時清流附從，所稱備起居、能建言者，不下十數人。戲爲品題者，皆以五官四體之字目之，如清流頭、清流喉、清流舌之類，惜今不能悉舉其目而屬之誰某也。馬江之役，豐潤張幼樵佩綸，會辦福建軍務，軍敗遁走。甲午之役，吳縣

吳清卿大激，自湖南巡撫，疏請出關，兵敗，僅以身免。文人典兵，先後一轍，說者譏之。二人者，皆當時所稱清流也。幼樵以罪發軍臺効力，赦歸，遂爲李文忠壻。番禺梁文忠鼎芬，題瞿鹽法廷韶快園圖詩云：「舅氏後先登玉堂，兄取二士瞿與張。簣齋習儒不習戰，一旦消搖歸洞房。」簣齋，張佩綸別號。張清華、字蘭軒，鼎華、字害子，乃文忠之舅氏。簣齋中庚午順天榜，爲蘭軒所薦也。馬江之役，簣齋實誤戎機，無可諱言。然其時中外兵力器械，已相差甚遠，實亦無由致勝，主戰者不量力，皆清議之咎也。甲午亦坐此病。李文正翁文恭主戰於上，清議諸公慷慨激昂於下，實皆未明敵勢也。

寶竺坡侍郎廷有偶齋詩草，其送張文襄之洞巡撫山西詩云：「與君生不幸，值此時事艱。相從侍彤廷，抗疏同直言。君言富經濟，我言空擊彈。豈不觸衆怒，實賴聖德寬。君今當遠行，使我涕洟瀾。性疏懼禍易，恩重全身難。久此共憂患，不樂君高遷。羨彼求友鳥，和鳴幽谷間。故人何揚州，直諫劇激烈。前歲送

南行，一晌成永訣。人生重聚散，生離卽死別。天涯縱健在，重見實難說。我頭已有霜，我鬢漸添雪。光陰不暫留，莫負頭上月。明月朗如日，燕晉清光俱。雲霧時往還，山川阻修途。天上恆此月，地下陰晴殊。隻影却獨照，索居空長吁。安得好風來，時時爲掃除。千里共相望，異地離懷舒。去年對便殿，惟我三人同。強項抗羣議，葵藿抒愚衷。去秋黃叟去，祖帳飄西風。今茲復送君，嚴凝當隆冬。雪歸太行西，月出滄江東。夢中縱識路，魑魅愁相逢。一侍郎與盛伯熙祭酒昱，同爲清宗室，俱當時清流，而均能詩。張文襄拜竺坡墓詩云：「子政忠言日月光，清貧獨少作金方。市樓一瓊良鄉酒，那得魚頭共此觴。」用事切合。侍郎於光緒壬午典閩試，歸途過浙，娶江山船娘爲妾，知將爲仇家所劾，遂自劾罷官，縱情詩酒。袁太常詩所謂「豪華聲伎終爲累，竹箭摧殘未改筠」也。時又有爲俳句調之者曰：「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蓋所娶船娘面麻也，可謂諷而虐矣。

盛伯熙杜鵑行，哀綿竹楊叔嶠銳作也。詩云：「杜鵑啼血聲不止，白衣少年佐天子。翻雲覆雨驟雷霆，竟與逆人同日死。死意無名世上疑，朝衣倉卒就刑時。似聞唐代永貞際，劉柳諸人有獄詞。經史蟠胸掌故熟，鼈氏未誅蘇氏族。歸隱泉明奔姊喪，解官亦欲持兄服。隱忍徘徊戀主恩，主恩深厚敢深論。茂陵遺稿分明在，異議篇篇血淚痕。劇憐六館誇高第，亦復城南飲文字。黃漱李仲約仲當時皆偉人，與爾論交折年輩。萬里魂歸蜀道難，觚稜曉日亦年年。杜陵漫灑雲安淚，從此西川有杜鵑。」戊戌政變，六君子就逮，未有考辭，卽駢戮東市。叔嶠恂恂儒者，與譚嗣同林旭輩，意氣不相類，而亦陷不測之禍，可哀已。叔嶠有說經堂詩草。其定興道中云：「自入燕幽地，平沙不見春。日高塵過馬，天闊樹如人。驛路遙通薊，河流併向津。慚非游俠客，長劍亦妨身。」第二聯寫北道蕭條景象如繪，誦之若身歷其境。

張文襄之洞，當同治辛未重九，有慈仁寺登高之集。座客有周荇農、陳六舟

、謝慶伯、朱肯夫、李尊客、王廉生、董峴樵、陳逸山輩。寺有毗盧閣，可西眺

玉泉諸山，下攬蘆溝橋人物。文襄詩云：

「曉起開門風葉落，白日憶弟心不樂。」

自注：舍弟還南皮，今聞其病。佩壺欲上西山頭，但愁日晚上魚鑰。漁洋老子耽秋吟，黑窰廠畔曾

登臨。今日平岡上樵牧，寒雲碣石空陰森。忽憶慈仁有高閣，百級三休試腰脚。

晴煙隱約浮觚棱，萬瓦鱗鱗壓羅郭。使我百憂今日寬，翩然衫履來羣賢。開口且

從杜牧笑，枯顛誰謂參軍顛。力士酒鎗舒州杓，仰天醉看秋雲薄。王郎摩挲井闌

字，謝公面壁看書勢。東嚮大嚼西停杯，二陳豪逸各有致。高臺葉響夕風起，薄

寒清瘦愁朱李。就中祭酒長沙周，承平先進常同游。手撫松鱗幾圍長，舍利滿塔

僧白頭。董老五年離京國，幽棲良會惜難得。倒冠落佩都相忘，何用唐賢畫主客

。清霜未高蟹未肥，籬菊未孕寒花稀。莫嫌花少蟹螯瘦，猶勝歲晏征鴻歸。夕

梵鐘魚出林表，尙道行廚莫草草。卻憐寓直潘安仁，高閣翳日思魚鳥。自注：潘伯寅侍郎，以

在直不得與會。佳日行樂須及時，楚客何必生秋悲。不見閣後纍纍冢，酌盡千觴彼豈知。

門外馬嘶奴執轡，游客倦行主僧送。獨攜殘醉辭雙松，菜市然燈街鼓動。」文襄此詩，純學東坡，筆力矯健。百餘年來，紗帽頭詩，當首屈一指。聞是日請客，忘備酒筵，衆賓已集，始及覺察，乃訪得距寺最近者一小飲食館，而令具筵。及入坐，肴饌大精，衆皆贊賞，卽廣和居是也。由是馳名，數十年中，遂爲京曹雅聚之所，前數年忽關閉。人事滄桑，可爲一嘆。

「誰解奚林文字禪，魯珍題罷復雲泉。空山佛屋談碑處，方外風流二百年。」何子貞紹基題所藏黑女誌三絕句之一也。子貞得張黑女誌於歷下，爲奚林物。奚林者，名成搏，諸城人，靈巖之僧也。翁文恭同龢瓶廬詩鈔題乙瑛碑云：「奚公石墨填禪窟，蝮叟重將眞面開。會見蕩陰君表頌，走將竹影研齋來。」奚林所藏宋拓乙瑛，爲徐頌閣尙書所有。子貞所藏石門頌，亦奚林舊物。奚林尙有張遷碑。竹影研，頌閣尙書齋名也。又題殘本云：「尙書珍祕奚林本，賈客徒誇鯨研藏。自笑寒酸老居士，摩挲殘墨抱餘香。」鯨硯、沈仲復齋名也。重題云：「成

樽已入榕全匣，猶喜鯨溪有墨緣。得見參參真面目，談碑未了又談禪。清代僧人，好古博雅精鑒藏者，尙有六舟和尚，而此派題金石詩，乾嘉詩人最爲擅場，皆前代所無。

詞話

石獅頭兒

某夕，在汪精衛先生寓晚膳，談及近人所爲詞。先生云：「雲起軒詞，人人知爲學蘇辛，而不知其沈博絕麗，非深於夢窗者不能也。彊村詞，人人知爲學夢窗，而不知其灑氣流轉，非深於東坡者不能也。」余聞之，憬然有悟。

雲起軒詞，有金縷曲一首：『別擬西洲曲』云云，讀者每不得其解。先生曰：「此爲珍瑾二妃作也。『一霎長門辭翠輦，怨君王已失茗華玉』云云，辭意顯然。竹書紀年：『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子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女，斲其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琰也，』以此喻珍瑾二妃，其工整蔑以加矣。至所云『看對對文鴛浴，』則刺西太后也。楊鐵崖詩：『六郎酣戰明空笑，對對鴛鴦浴錦波，』以武則天喻西太后，其工整亦蔑以加。」余聞之，始知同一讀雲起軒，而心領神會之相去，有如是者，益知此後讀書之不可不虛心矣，乃拜識之。

雲起軒詞一首

萍鄉文廷式

賀新郎

別擬西洲曲。有佳人、高樓窈窕。靚妝幽獨。樓上春雲千萬疊。樓底春波如縠。梳洗罷、卷簾游目。采采芙蓉愁日暮。又天涯芳草江南綠。看對對。文鴛浴。侍兒料理裙腰幅。道帶圍、近日寬盡。眉峯長蹙。欲解明璫聊寄遠。將解又還重束。須不羨、陳嬌金屋。一霎長門辭翠輦。怨君王已失苕華玉。爲此意。更躑躅。

今詩苑

蒼虬閣詩五首 蘄水陳曾壽仁先

閉口

年來閉口廢吟呻。竹罄辭窮但受辛。小乘固應無實語。昌期端合有真人。枯枿柯爛餘殘劫。本願香寒懺夙因。占謝靈氛忍終古。回風悲煞楚靈均。

夢節庵師來。住一小園中。往謁。語次涕泗橫集。醒紀以詩。

聞說高軒駐小園。急趨相見意難溫。欲言石闕終銜口。苦戀修門應愴魂。家國萬端償一淚。君臣孤注博沈冤。他年史筆誰能諒。豐鎬遺黎倘有存。

悲涼

不曾蕭瑟歎平生。絕世悲涼亦可驚。時至則行原不捨。死而後已竟何成。冬郎解笑東方朔。漢武能知馬長卿。漫效實齋書感遇。負恩深處涕先傾。

無題

俚俚兀兀是家常。雪虐風饕夜正長。慣少睡眠仍點茗。了無知見獨焚香。擔尋柳
檉心猶在。井汲寒泉意已涼。傳舍蕭頹魚少水。不應歸路尙茫茫。

書杜集後

風騷而後此英靈。飄泊江湖一客星。猶有精誠動天地。虛蒙記識到朝廷。奄奄檉
驥甯辭辱。的的高鴻不易冥。幕府身容託疏放。誰知心苦恨伶俜。

龍顧山房詩四首閩縣郭則溧蟄雲

自宿雲巖循花林步至玉琴峽

春物使山幽。迢遞目先往。將身爲花雲。鬢天發精想。穿林平若砥。蔽谷繡成幌。
冥濛交冷輝。霞綺時一晃。蜂臺折逾深。璨璨闕荆莽。幽妝工避人。意若私吾
黨。洗紅潭鏡明。納翠巖楹敞。地以宸游尊。衆峯屹旌仗。憤兵及獅王。虔劉事
殊枉。嶄然千劫心。峽琴激清響。

訪碧雲禪院。遂至後山。巖徑窅深。杏林如雪。是日大風。時復薄暝。恨不

得留賞也。

顛風欲斷山。繁花捲成雪。窅然陰翠深。暝鳥各飛絕。雲帷近始舉。霧袂寒更掣。
。烟視紛玉娥。蕉萃爲誰悅。連牀盡芳金。白足此爲業。雖遜陽臺觀。縮本天所
設。披巖屢冒衣。尋徑復紆轍。迎繁送謝間。幻照爭一瞥。老夫興豈盡。悵與暮
寒別。盪眼有千紅。茫茫向城堞。

亦雲巢海棠。今歲特盛。留連久之。翊日來看。穠姿已減。悵然有賦。

貪分春色與詩翁。烘透芳林白閒紅。豔減一分剛隔夜。盛無三日況愁風。窺屏淺
夢迴腸後。背燭殘妝顧影中。消得東闌千種意。當前卻放酒杯空。

蟄園酒座贈蒼虬

來及花時共此杯。花前去日邈難回。餘生贅世文焉用。一嘿看天意已哀。亦欲經
過成躑躅。了無歸宿耐值回。當前莫怨春光老。紅紫重看是劫灰。

雙照樓詩六首 番禺汪兆銘精衛

春晝

林影遲春晝。柔風弄袷衣。花明酣日氣。柳密亂煙絲。窗紙留蜂駐。簾旌礙燕歸。
苔痕如有會。綠滿舊漁磯。

山行

幽深不可盡。磐石憩中程。壑聚千花影。泉流萬竹聲。靜恬魚得所。戒慎鹿微行。
未覺冰輪上。羣峯背漸明。

禊日集後湖分韻得林字

春服初成感不禁。物華人事兩駸駸。曉風宛轉傳新哢。夜雨殷勤澤舊林。各有興
懷時世異。了無閒斷化工深。君看枝上青如豆。肯負飛花墜溷心。

菊

爛熳花枝總剝那。東籬秋色獨峨峨。能同風露搢持久。兼得雲霞變化多。華采外
敷神自澹。堅貞內蘊氣彌和。平生不作飄茵計。但把殘英守故柯。

郊行

雨餘溝洫水泱泱。綠整秧針列萬行。草跡驢蹄融日氣。柳絲牛鼻赴波光。采桑女似烏鴉鬧。放學兒如蚱蟻忙。一角茅棚煙縷起。好斟茗椀共徜徉。

乘飛機至九江。望見廬山。口占一絕句。蓋別來八九年矣。

萬峯攢聚水縈迴。晴日穿雲紫翠開。五老舉頭齊一笑。故人天外忽飛來。

爰居閣詩四首 長樂梁鴻志衆異

等閒一首

鍾山無語客何求。一夢三年萃百憂。壘畔每聞耕斷鋤。水濱誰復問沈舟。睡勳可策惟高枕。冷趣能語有敝裘。國病不瘳身亦老。等閒白却九分頭。

庚辰初度

世亂身猶健。劬勞念所生。耐閒甯諱老。行意不須名。大地寒如此。中心局未平。今朝合哀郢。城闕有吳兵。

哀郢之放臣。乃言初度。見顧亭林與友人辭祝書。

東坡生日伯治攜酒食見過

陳侯數觴我。酒醞意尤厚。今茲復大烹。嫁名作坡壽。坡公去千載。神已返奎宿。何曾責世人。釀酒實籩豆。吾儕生苦晚。不入蘇門彀。君才今子西。豈落晁秦後。我肥肖公書。君詩貌公瘦。君歌我起舞。應勝南飛奏。人方信舒亶。我意黨元祐。既醉勿多言。看取春池皺。

劉後村評唐子西詩。謂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晁秦下。

官舍庭中手植梅十數株賦此

釋家情以三宿牽。自我居此今三年。寓人於室毀薪木。每念往事心怛然。刳餘嘉樹未全燼。桂尙郁馥藤猶蜷。獨憐歲晚少梅影。負此雪月催詩天。移根補植忽滿眼。政似蘭玉森階前。主人老矣百事倦。涉春還爲花放顛。亭亭香影不易寫。擾擾桃李空爭妍。閒官種樹自怡悅。後來休誦甘棠篇。

橋西草堂詩四首閩縣李宣侗釋載

歲暮

歲暮橋西一草堂。塊然一老一胡牀。唐花宋槩長圍座。雪意松聲併入廊。百事後人眠亦晚。數年假我學仍荒。修蛇赴壑何由挽。頭白兵塵劇念鄉。

庚辰除夕

客去燈明歲亦徂。蕭然禪榻影隨吾。亂餘爆竹聲全寂。寒甚梅花貌自都。朔吹翻江檐際落。賓鴻將子夜深呼。草堂獨把屠蘇醉。五十三年得此無。

辛巳元日

當關久不報侵晨。剝啄今朝爾許頻。世換猶存行夏歷。津迷誰問避秦身。褐裘側帽慵延客。冷蕊疎枝靜笑人。爲告僕夫脂轂去。湖天欲雪好垂綸。

再答子雋

平生不事濠梁語。非我非魚總強辭。我故非魚人靡我。知人不易況人知。我知魚

樂人滋惑。人不知魚我笑癡。還向煙波寒萬頃。一簑一笠老漁師。

靜庵詩九首廣東傅子餘

讀兼葭樓詩敬題。卽用集中讌集桃李花下韻。

人物應時生。才力各有至。不薄今人詩。乃知古人意。世有黃先生。卽物以見志。道在言不煩。格律猶餘事。嗟余生也晚。聞風已酸鼻。不知今有人。孰知古爲異。生平志與業。謂此可漸漬。風格了山川。文字燭天地。前賢之所矜。後生之所利。廁之陳鄭間。差可擬肩臂。詩衰二百年。公獨爲之帥。展卷不敢視。光氣動目眚。一藝已可師。況兼衆體備。先生古之遺。小子愧非器。門人子李子。獨能發斯義。言詩必先生。舍此復奚寄。先生今已矣。世路足魑魅。一念不能休。鐙火入殘醉。書此以爲期。江湖了寤寐。

讀勸影齋詩鈔。因用山谷韻寄則庵。

爲詩不欲播萬口。飲酒何須過八斗。但能適意便開顏。一往沈冥更不還。廿年精

力亦偶爾。吾欲置之會黃間。韓公一歲書三上。君詩不願受人賞。抽豪聊以抒其情。橫筆便欲作堅城。詩文等是百年事。我託後車非爲榮。我貧已乏衡陽紙。愛惜君詩更誰子。願書一本誦百過。詩不多誦何由喜。予窮於世知者難。向人一笑冠可彈。君名一日滿天下。儻勞舉手爲予攀。世事予能謝之去。斗室孰謂非名山。

海島市海隄夜坐偕無佚

百念成今夜。江心逐望齊。雲危將月隱。地迴覺天低。國已餘三戶。吾何愛一畦。而今披髮去。風葉任顛迷。二客忽相對。江風來破熏。欲憑天與立。未必水無分。汝意遂如此。吾猶有所云。重將鐙下影。一照世間人。

病起登媽閣廟偕無佚

詩成及此江山趣。病起仍防事物新。不信世間無好手。正緣樹下著勞身。風塵更

植繁華地。香火同歸寂寞濱。未與夕陽爭一醉。孤懷端復不逢人。

五更

入夜無鐙出已遲。出門有客屢題詩。五更過後風聲轉。知有何人共此時。

月下作

去年此夜江邊月。今夕今時略有思。獨使閉門高臥者。更深來此一題詩。
月影能於缺處深。隔牆林木又成陰。欲持今夕憑欄意。一較當年此夜心。

熱甚至夜乃雨

碧雲高疊火西流。有客虛堂取次休。奇熱逼人無處可。已回一雨作孤秋。

今詞林

悔龕詞四首 江陰夏孫桐閣枝

揚州慢

枝巢全和白石自度諸調。強余同作。病未能也。姑以一闋塞責。

沈鑠寒洲。接烽巖塞。遠郵阻斷來程。便鄉心一夕。夢影入燐青。無主哀鴻徧地。
念家山曲。難唱休兵。忍看看金粉東南。都作蕪城。燎原禍始。更何須身到
纔驚。縱燕幕拚摧。岷炎任熾。猶見豪情。半壁漸成孤注。聽天塹黯咽濤聲。和
桓伊清笛。一般江上愁生。

浣溪沙

白杏花

許爲寒梅作後身。卻憐眉靨尙含顰。依依別是一般春。夢雨飄時如有恨。頽陽
抹處了無痕。酡顏羞煞玉樓人。

長亭怨慢

偶過社園。花事垂盡。再和枝巢。

任遮斷漫天飛絮。暗淡韶光。落紅庭戶。雨橫風狂。燕悽鷺怨又多許。花旛料理。還欲傍危欄樹。賸得幾多春。偏對著茫茫長此。薄暮。看斜陽花外。歷亂倦蜂無數。繁華換了。怎佳節綠陰輕付。聽橋上隱隱鶉聲。問來日芳叢誰主。但照眼荼蘼。離思牽縈金縷。

小重山令

題彭城君摹董小宛病榻聽秋圖

秋士從來易感秋。美人遲暮日。亦相伴。蕭條天壤任悠悠。誰分別。古恨與今愁。烟墨故縑留。影梅庵畔語。漫尋搜。卅年桑海在心頭。春燈黯。殘夢五湖舟。

遜盦樂府五首 錢塘張爾田孟劬

沁園春

甲戌歲除。讀遺山詞。戲效其體。

六十三年。彈指之間。頽然已翁。看清晨種種。髮搔逾短。朱顏浩浩。心在還童。
。北胄談經。東華紬史。頭白區區無寸功。從今後。且安排卒歲。休問窮通。
誰家爆竹牆東。莫驚攪先生春睡濃。似吟詩去也。山中木客。閱人多矣。澗底蒼
松。五鬼挪揄。三尸坐守。養得丹砂如許紅。盲詞好。任攔街拍手。醉倒春風。

滿江紅

丁丑重九感賦

淚眼黃花。渾怕問、今朝佳節。還記取、西風吹帽。蕭蕭子髮。隴水助人添哽咽。
。燕山向我無顏色。更驚心四遠。鬢聲焦。千家泣。浮世夢。都休憶。明日事。
從何說。歎臣之壯也。而今頭白。己自摧殘人下寄。那堪憔悴兵間活。把茱萸插
了再三看。南冠客。

木蘭花慢

遍昆池灰劫。曲江上。幾聲吞。問著甚來由。龍拏虎擲。如此乾坤。黃昏但聞鬼
哭。掩衡門、胡騎滿城塵。未要秋風華髮。等閒滄海吾身。霑巾。今古一酸辛
。往事很難論。算更誰憐取。封中蝸土。地上蟻臣。蚩尤五兵枉鑄。浪滔滔、直
欲盡生民。俯仰空悲去客。興亡休怨陳人。

相見歡

惜花常怕花殘。曉妝寒。翠被餘香紅雨淚闌干。高閣上。凝情望。雁初還。天
際晴沙秋色小屏山。
長河漸落雲屏。曉星沈。一枕落花殘月酒初醒。情何限。人不見。恨難任。雙
佩合歡羅帶溼羅巾。

雙照樓詞四首 番禺汪兆銘精衛

風蝶令

白海棠

柔帶和煙韞。幽花帶雪融。欲開還斂闕芳容。得似螭螭微倦意惺忪。格澹光彌
豔。神清態轉穠。珠簾不約晚來風。吹起一庭香月照玲瓏。

百字令

流徽榭卽事

春風桃李。比梅花時節。多些芳綠。浩浩川原舒窈窕。是處山邱華屋。草露含滋
。林煙散暈。萬象如膏沐。玉闌干外。柳絲初裊晴旭。日暮窮巷牛羊。畫堂燕
雀。各自尋歸宿。留得蒼然山色在。領取人間幽獨。潭水悠悠。落霞嫋嫋。樹影
重重覆。低頭吟望。疎鐘已動靈谷。

百字令

春暮郊行

茫茫原野。正春深夏淺。芳菲滿目。蓄得新亭千斛淚。不向風前棖觸。渲碧波恬

。浮青峯軟。煙雨皆清淑。漁樵如畫。天真只在茅屋。堪歎古往今來。無窮人事。幻此滄桑局。得似大江流日夜。波浪重重相逐。劫後殘灰。戰餘棄骨。一例青青覆。鵲啼血盡。花開還照空谷。

金縷曲

綠遍池塘草。用梅影書
犀詞句更連宵淒其風雨。萬紅都渺。寡婦孤兒無窮淚。算有青山知道。早染出龍眠畫稿。一片春波流日影。過長橋又把平堤繞。看新塚。添多少。故人落落心相照。歎而今生離死別。總尋常了。馬革裹尸仍未返。空向墓門憑弔。只破碎河山難料。我亦瘡痍今滿體。忍須臾一見機槍掃。逢地下。兩含笑。

課花盒詞四首 武進董康授經

水調歌頭

書瓢亭壁

宇宙一何窄。濯足此間游。東山長日坐對。黛寫鏡中秋。此是長安都市。京都襲
唐時舊

名亦稱平安府可有唐時人物，與我互賡酬。不盡蒼茫感。都付洛川流。春去也。江南憶。總休休。料想箇儂此際。妝竟怯登樓。篋貯名山著述。筆挾玉臺詩思。落拓孰爲儔。且買瓢亭醉。一浣古今愁。

金縷曲

將發京都題旅舍壁

僝僽經年也。又廉纖幾番風雨。餞春迎夏。一棹圖書愁共載。可奈鄉關戎馬。尋舊巷恐非王謝。秦鹿楚猴翻故事。嚴筆誅誰繼麟經者。新亭淚。空揮灑。摩天壯志銷沈罷。未忘情五湖深處。煙波陶寫。夢裏簾櫳經歷慣。記得相逢昨夜。驀褪卻裙腰一把。虔卜刀鐙今始準。佇雲帆定在江干迓。相慰問。銀缸下。

水調歌頭

玄海放歌

上下玻璃碧。著我一扁舟。容與周髀之內。幾點辨沙鷗。人道滄溟瀨淼。余日滄

浪清淺。濯足任長謳。東望蓬壺接。西指是神州。環柱匕。當筵鼓。足千秋。昨宵欹枕。髣髴大集古人謀。既向中流擊楫。更上燕然勒石。夙負略為酬。炊熟黃粱未。依舊付浮漚。

鳳凰臺上憶吹簫

題紫式部小像，所著源氏物語。為和學最高深課本。

宮漏移磚。衣香題句。衣袷遍書和歌個儂翰墨翩翩。奈羅敷花豔，青女霜堅，本是迦陵

俊侶。鬢天恨、譜入哀絃。妾心似盈盈古井。不被風牽。堪憐。仗湘管一枝。

揮灑年年。比絳芸選夢。滕薛誰先。相傳情節類石頭記此是三朝實錄。重雞林、爭解囊錢。

物語泰西俱有譯本且博得然脂人麗。為作長箋。某女士解以現代體

青萍詞二首 宜興任援道豁庵

鷓鴣天

虞美人花畫冊。為藤田中將題。

四面歌聲壁壘空。八千子弟盡英雄。大王不向烏江渡。妾亦羞隨亭長東。千載
下。玉顏紅。還將嬌嫩傲霜風。江東兒女都憐我。我自蒼茫夕照中。

木蘭花慢

友人以和吳眉生放翁生日詞見示。觸余新痛。依韻和之。

小樓人去遠。分鸞鏡。輟鷓絃。悵海國冠裳。神州鼙鼓。僕僕征鞭。平安。夢回
逝水。數歡愁辜負幾流年。一霎生離死別。何如朝暮雲煙。淒然。斗酒月斜偏
。手澤薦青氈。又藐藐諸雛。麟遊鳳戲。感我華顛。川原。更懷舊迹。似孤鴻重
到沈家園。試醞平生恩好。釀來血灑燈前。

海波詞六首 新會梁啓勳仲策

行香子

壓水飛梁。環翠迴廊。小亭臺半畝方塘。蕭條闌檻。徑悄門荒。看墜葉堆。殘雪
老。臥東牆。怨甚興亡。用舍行藏。漫憐伊才命相妨。畫眉未入。時世新妝。

笑亂離人。太平犬。費思量。

漁家傲

昨夜扶頭今日又。青山不改人如舊。竹影橫斜梅影瘦。將進酒。追歡肯落他人後。
。見說文園攜病久。鷓鴣山北山南有。妙舞甯論長短袖。心性皺。空階佇立雙垂手。

越溪春

梅萼破寒春已透。深院日初長。結廬占得溪橋畔。傍朱闌幾樹垂楊。露浥殘紅。香飄杏粉。人倚新妝。年年陌上風光。隨步柳花忙。獨尋幽谷歸來晚。掩蒼苔門巷荒涼。蝴蝶不思芳草。落暉還照流黃。

碧牡丹

陌上鶯聲老。落紅稀。青梅小。著意登臨。又是一番懷抱。傷別傷春。任此情顛倒。爲花忙。被花惱。漫縈繞。好把春愁掃。輸他片帆風飽。有恨憑誰。報與

碧雲知道。雨潤泥酥。動春鋤須早。擷芳菲。踏芳草。

滿庭芳

公武出其所藏羅瘦公之劇譚書札索題。凡數十紙。皆丙辰丁巳間梅程劉金諸男女名伶之起居注也。

檀板清歌。梨雲妙舞。雌雄不辨當筵。歡腸豪氣。迴盪晚風前。何處飄香桂子。杯浮蠟綠到君邊。嚴妝罷。心頭苦樂。塗抹爲誰妍。俄延。簾幕動。情懷掩抑。幽怨難捐。道一聲珍重。遲我三年。應是書生命薄。香翰墨會記因緣。淒涼甚。重來舊侶。和淚展鸞箋。

萬年歡

日落平沙。水涵空碧。溪山會記同遊。蕭瑟蘭成憔悴。慙愧恩讎。不關明珠惹惹。只白龍魚服堪憂。無聊甚。紅袖青衫。相逢對說閑愁。追維神禹。未遑遠涉。川原不鑿。河水西流。擬覓江橋儔侶。難託盟鷗。最是辭巢海燕。記當年爲我

遲留。何時再。錦幄香薰。重扶明月登樓。

詞六首閩縣黃孝紆公渚

高陽臺

韭園夢蝶圖。傳藏園紀其聘妻某氏作也。

蝶硯凝塵。鸞牋褪粉。神光離合鬢天。寶扇坤靈。三生同證紅禪。香纓一繫氤氳
使。奈若華不駐韶年。溯芬塵。奩史尊聞。郁邸薪傳。芝芙頭白金闈壻。臙情
塵成岳。淚瀉清鉛。劫轉閻扶。簪餘白奈疑仙。鏡中春逐前塵渺。夢玄駒倩影翩
翻。寄鄉心。游釣兒時。一幘溪山。

琵琶仙

和白石韻

火鳳驚絃。暮涼夜、吹落一庭風葉。銀甲輕拈檀槽。希聲暗愁絕。眉黛染淞波一
翦。奈歸夢喚回鷓鴣。怨惹心情。焦桐身世。賀老能說。探花訊、荳蔻梢頭。

莫辜負芳菲好時節。相對銅荷燭施。幾挑殘銀莢，哀樂事、中年怎遣。向天涯爲賦團雪。莫放淚滿青衫。更愁輕別。

附和作

一

張伯駒

夜月樓頭。有誰譜、舊怨荻花楓葉。纖指輕撥重挑。迴腸倍淒絕。訝玉塞秋風帶雁。似金勒春陰聽鳩。菡自同心。絃如解語。芳意難說。又還是遮面無言。怕偷換年華誤芳節。忍惜落花身世。等飛蓬飄莢。應不慣胡沙漸遠。恨玉顏馬上馱雪。相遇同是天涯。更休輕別。

二

夏枝巢

司馬青衫。已曾慣、淚溼空江楓葉。芳樹飛入流鶯。相逢更淒絕。聲漸苦絃絃掩抑。聽花底五更啼鳩。奪柳緣慳。憐桃命薄。歸燕能說。寄愁恨銀甲頻挑。又燈影幢幢去時節。憐取一襟才思。比漫天榆莢。休悵惋冰蠶火鳳。任落英

卷舞晴雪。起視殘月斜河。照人離別。

三

陳蕤衷

涼月空庭。漫疑是、一片蘆花楓葉。淒淒何處鴟絃。隨風更幽絕。推復引珠盤
歷落。頓驚起萬山哀鳩。馬上明妃。曲中鄭妥。前事堪說。莫閒話人世滄桑
。慰愁裏情懷趁芳節。休笑阮囊羞澀。有飛來蚨莢。渾不似流鶯囀柳。看玉顏
染黛凝雪。溼盡司馬青衫。乍逢難別。

蘭陵王

庚辰上巳。沉叔味雲蔚如劍秋蟄雲招集鏡清齋修禊。分韻得祓字。

鏡波闊。北渚烟光乍活。鶯花路重拾墜歡。輕暖輕寒好時節。流觴興未歇。行篋
。閒繙禊帖。春明侶、商略歲華。第一宜人是三月。霏嵐散林闕。嘆剗盡瓊華
。鈴語殘剩。霞車過處蘼蕪沒。更照水羅綺。紫雲天遠。興亡何事訴怨鳩。御溝
逝波咽。團雪。醉歌闋。便幸酒當花。愁思難祓。東風不展丁香結。奈落紫飄

夢。望春淒絕。明年何處。待付與。舊燕說。

暗香

爲伯駒題紅梅冊和白石韻

暈來血色。驀眼中喚起、江城風笛。向晚一株。碧蘚伶俜忍輕摘。芳燈番番澹影。還細勒苔箋筠筆。但伴得、沙社傳觴，飛藥落吟席。京國。舊約寂。共翠鬢暗移。換劫塵積。故山暗泣。紅萼宜簪遠成憶。休問湘春萬樹。凝望隔平林淒碧。願歲歲開更好。小園自得。

夏初臨

枝巢詞集賦贈主人

躡柳光陰。澡蘭時節。栖栖倦客無家。舊日鷗盟。墜歡重拾東華。永光寺畔一停車。鎖槐陰綠黯檐牙。偷閒半日。熅燁茗盃。碧玉浮瓜。鷓鴣啼迹。蝦菜歸心。人間何世。同客天涯。微生藕孔。相看人海搏沙。莫問官蛙。怕孤醒爛醉流霞。

• 岸烏紗。閒愁頓消。付與琵琶。

燭影搖紅

周養庵屬題寒機課讀圖

燈影機聲。百年多少傷心事。青煙茆雨夢前塵。相伴惟黃耳。歸旆欽江萬里。抱
楹書柄皇恤緯。藥店飛龍。桐琴別鶴。沈哀緘髓。小劫髮天。可堪桺棘悲風起
。卷菴遺恨在塵寰。五化心驚桃子。白首綢繆恩紀。報春暉人間何世。霜哺名篇
。烏巖讀畫。爲君增意。

黃君坦詞一首閩縣黃孝平君坦

霜葉飛

亦雲巢秋日海棠

猩屏不識人間世。霜紅飛上秋鬢。燭花照夢又天涯。零亂相思影。算一晌濃醒未
醒。歡叢誰道西風近。悵滿眼紅綃。珠箔引黃昏。不是綠肥光景。卻憶鴛柱雲
移。燕釵雨妒。繡幄題句重省。捲簾人是斷腸人。卻異春情性。誤冷煖天心怎定
。斜陽愁過芙蓉徑。待燕歸茸窗畔。一萼脂痕。幾時來證。

重編海日樓詩卷二 壬子癸丑及
不明年分

嘉興沈曾植子培

移居四首 闕二
首

殘生只合入山遷那更移居向海墻百尺樓高彈指見五車書在啓行先張南周北多相識
遠眺明居也自憐不用指南重審度景公夕室是西偏

岑樓高建赤城標霞思雲情慰寂寥舉手徑疑迴若木有懷直與叩神霄天空一相圓於鏡
月海千家靜不潮如此山居元不惡一峯更比一峯超 在虹廟街倩汪鷗客作山居圖得山居詩四首
散原石遺皆有和詩虹廟樓三重新居麥根路

樓四
重

濤園和余移居詩四疊前韵答之

物物元知性不遷那分水滲與山墻洪厓畫裏牛車去苦縣書中象帝先暗樹漏光螢自照
危巢拂幕燕相憐道南政爾喧車馬心遠何曾得地偏
商聲何意感龍標日記欣然付范寥秋望練江成止水日斜霞岫冠輕霄酒悲淚溢長江水
病起情移赤岸潮屈曲世間巢也得免從霧裏看張超

六十三年幻信身大千世界夕陽魂交柯坐上成雙樹密諦幢前呪六門犀甲吳戈三戶厲
桃花流水義熙存孤鴻自要冥冥去多事還留雪爪痕
紛來風馬降霓車八角垂芒字偉如非想天中諸相足緩聲歌後百憂除長留詩卷填滄海
不動星辰戴斗樞一念萬年知處在自今吾亦愛吾廬

樊山三和移居詩五疊答之

太息杜陵棲泊久瀼西苔竹峽江壩西州漆簡故書在南土方名切韻先嘉樹不忘資喝蔭
病符邀緩得天憐卜居豈有辭堪卜偏劑心知倍也偏

策事樽前屬孝標逃禪老去愧參寥蟲沙變化無全物宮闕煙塵到上霄枉史語應徵蜀老
悲魂逝已杳吳潮聽君靡靡甄遺事玄著張侯故自超

庾信江南最後身杜陵剪紙未招魂歌辭欲補濡鉛淚書訣誰傳裏鐵門泛泛悟隨无住遠
綿綿道有不言存素心且與開三徑記取苔階步履痕

羊車駕去復牛車海闊山長恣所如解脫月圓無朏朏坤乾策盡更乘除藏身壺隱投仙杖

應化雷晶震道樞驢背會應開笑口蝸涎何意篆荒廬

新居重賦

華藏千生發一漚軒窗朗朗室幽幽仙人感慨摩銅狄詩派淵源語石牛排日曝簷舒畫軸
新詞題檢署書舟春申雲夢參前句倚遍斜陽萬里樓

蟻尊鮭菜饗比隣風俗天涯意倍親舍衛園林多長者永嘉名士是一作流人三閩不墜睢
漳望四上常留屈景春安石榴花開正好綠陰爲幕草爲茵

吳少村中丞畫冊爲子黎老人題

多能豈必賢者好偶然觸象襟懷開屈蟠奇氣任規矩南北詎受宗風裁長皴高峯危嶺出
短皴鬣尾丁頭措川草微芒雪雲白右拍奚陶左黃易一朝攬轡登車去從此範水模山絕
民功國伐中興年白首兵間憶故山挑燈帳下呼兒話身是煙波舊墨仙數番永變英光蹟
懸金添購咸熙筆老我今爲故紙蠅聽君述德矍然興起拳口鷹今周後漢晞重現負羽甘
隨叔虎登

子琴和余病夜詩詞意兼美復和兩章

繁華過眼了無痕六代山川楚些魂幻想青驪仙騎去可忘白傅大裘溫功名誤後英雄困
圖畫儲來道法存至竟同因誰異果拜章直與叩靈閣
若水南流帶沫淹神林處處拜諸嚴遙傳縱目蠶叢主競唱新聲黃帝鹽來日大難瘳恤緯
中宵無賴月窺簾子虛喚喚真無謂那更潘江陸海添

東軒遠望

萬里歸來客千災不壞身願王依淨域心史照芳春瓔珞山巖發瑠璃鏡檻新逃禪禪亦賸
祇作看花人

送客

送客頓成三笑意適來還作四公看長留陽燄光音在各自鯢桓止水蟠過眼年口催鱗鼓
高樓日月驟跳丸老懷且寄巡檐思千里梅花共歲寒

次綦字韻答雲門

雨徑聲聞薄借綦風廊葉落造舟師連綿字識傳明體法度言疑荆國詩小乘經題翻睽子
中天道注臨兒何妨熏息膏銷去大好風清月白時

七條衣辦參方具五戒儀從軌範師黃葉聲乾無想定碧雲日暮有情詩三冬自惜不龜手
百歲誰希打老兒滄海更無波定處故人還有夢來時

圯上何年墮履綦素書長罷帝王師誰攜謝朓驚人句看草廬全月蝕詩楚國百年暗大鳥
齊州九點幻巫兒水天間話分明記悽絕傳芭會鼓時

綦字韻再續一首

瀛洲卉服界蒼綦可是齊宮舊妓師織素不須矜故手畫眉重與賦新詩哀彈名散迎張女
落日微風倚少兒容得許多憐惜否踏搖娘壓看場時

漫書

世豈憂能救天今醉不勝積哀成我相歷劫問胡僧春動無邊色陽堅不冶冰有皇加被願
未敢薄薪蒸

病中柬張季直

荒陞重爲別意氣不能驕病假衰顏示情緣減劫饒定知心愴愴削積想迢迢有約張元伯
無令歲過交

題宋刻文選六臣注

排門客來攜槧積視如秋隼立如鶚朝儻觀乎校讎略明州文選十行二十三十字板心亦
有重刊氏喜不模糊甚清哲君來吾聞所未聞君去吾亦何云云善保册府爲長恩

注中記善本異

同多與尤本合尤攷異記五臣本異字纔當此十之一耳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晨裝博魯聽入彭蠡湖
口詩露物丞珍怪水碧綴流温此本魯作曾露作靈綴作輟尋釋善注仍當以此爲是尤据誤字本耳

壽樊山

越縵堂前一瓣香樊袁賤子設三行我儕北海黃仙鶴君跨東坡白鳳皇山父鼎文書蔑歷
養生論理有弛張隱囊紗帽翛然在信是寒松耐雪霜
舍館漫尋東海谷玄談與證北遊知聖賢錄或傳羣輔主客圖成數大師玉骨青瞳留化跡
周妻何肉不支離通明樓口遙相望要寫昭臺降授詩

因君暖塢小園詠觸我鄉愁歲暮添梅蕊定知含月地茗柯曾未護風簾雲山韶護虛聲叟
瓶鉢生涯病牧潛南望征車循短髮長湖渺渺雨纖纖

亭高雲外軼塵寰正雅絃歌變雅刪白傅有懷春萬戶士龍見笑屋三間書成細草珍天鼠
賦就徵文辨雪鵬積習未忘班管禿屏山知是謝蕭閑

閻伯屬題夜紡授經圖爲其祖母徐太恭人作閻伯生時太恭人夢天台僧問訊

聲常住處留聽聽物不遷中說夢因百輩畫師盤礴羸虛空無盡寫根塵
爲報當年維誦孫今爲說法白衣人書堂燈影元如故一酌寒泉拜喜神

戲答潛廬居士結網

絕倒江干老釣師長年結網費心思截流正有千金藥爾雅愁君讀熟時

和閻伯枉過寓廬之作

王良方挾策龍尾如窺簾皂帽千歲鶴丹書比日鱗瑤章百朋賁玉水一壺甜繩樞方結約
壬遁避符鈴願子流霞醉匪余門律嚴

閻伯不辭而去寄信招之

江雨不成雪朝吹殞殘籜送子不出門蒼涼臥齋閣劫盡諸天壞塵生滄海哭豈伊摩頂手
莫觀放光足推分墮蟲沙誰茲弔猿鶴子抱無緣慈孤負幹煩俗扁舟歲出入文塵坐零落
冥會苟匪諧惠心藐焉托漁浦晚流唱田家晨獨漉粉榆藹光景烟霄亘瞻矚懷哉湖上棹
樂只鴛鴦福晞古軫寤歎斯今遲來躅

閻伯有悼亡之感久無音問懷抱可知輒寄短章用廣其意

情瀾一決愛河乾湖水鴛鴦咽不喧香火緣深成眷屬宛親盡處到泥洹生天或竟能先謝
入室何勞更悼潘禪誦六時香一炷料勝齋奠布幢幡

伏日雜詩簡靜安

伏伏今年雨湫湫後夜涼芸生三有業月缺一分光象意籀重識虫生幻未央微風蘋末起
平旦更商量

天河低案戶星氣爛如雲巧拙時難定嬋媛夕有親福緣祈上將綺語屬詞人中夜危樓影

披雲望北辰

寂寞王居士江鄉樂考槃論宜資聖證道不變貞觀漚鳥忘機喻鷓枝適性安善來尋蔣徑
何處有田盤

遠書兼舊事理盡獨情悲著蔡言終驗筠心貫不移藥爐修病行講樹立枯枝萬里羅含宅
彌襟太息時

靜安和詩四章辭意深美而格制清遠非魏晉後人語也適會新秋賦此以答

木落歸根水順流老翁無感長年秋榮桐葉有先彫警腐草光成卽炤遊吟比魚山聞梵入
身依鵠寺怖情收王筠沈約今焉向判作琅書脉望休

病山幼蘅偕過寓齋病山出示和若海近作卽用其韵賦贈二君

萬里西風日乍曛煎茶相遇盡殷勤衣冠偉度如商皓簫鼓鄉心祝廩君避暑錄應口燕語
卜居身已狎鷗羣東川鵬拜歸何日望望昭陵柏路雲

君是嶽崎歷落人無窮天地喟長勤築廬何地容公緒說字依然侈近君上谷散仙遺鳥翮

崇虛道士乞鵝羣劇憐海上三錢筆不是郇公五朵雲

九日病室酬泊園

老更徘徊惜歲華山中甲子記山家牛山淚與前人盡彭澤名因短世嘉秋老絲娘無贖絳
士歸丹竈瘞餘砂小窗跣跨成賢坐老樹枯藤噪晚鴉

與太夷有海藏絕頂之約腹疾不能出寫重陽詩寄之寫罷忽又得句蓋身雖不動而
心在剎上矣

非想非非想若何升須彌頂攬雲波老翁枯槁童心現暮色蒼茫倒景過萬象一鈞憑斗轉
衆生無恙適天和祇嫌丈六身猶短不及防風九畝多

入冬以來久廢吟事樊山寫示近作兩首依韻漫和

月當頭夕午規盈淨掃浮雲覲上清童子光圓身朗暎嶼山雪滿夜分明步虛不隔諸天聽
攬古愴然一羽輕誰辨昔來今適處長懷金瑟玉簫情

裘褐蒙茸簾戶霜寒更轉與旅愁長消磨心力尋行墨檢校方書識飲湯夢裏梅魂應返舍

定中心字不灰香流年政爾安排去藏壑何知夜負忙

題葛煜珊同年遺像

煙波去作釣徒長虹月長隨漫士船大好溪山供嘯傲穆宗皇帝中興年
門祚一時羣紀盛郎官分印後先行太平時節逍遙去嗣祖今知福倍常
詩卷長懷未盡知畫圖瀟灑列仙姿衣冠道盡蟲沙在淚眼雲煙紀錄時

除夕寄懷堯衢參議同年

散人心如木兒慙萬事曹騰一睡足夢中無恙舊山河時有故人來不速飛下郇公五朵雲
猶是官儀押文牘十年影事心情在百變人間劫波促却從今日話當年有似悲魂聞皋復
與公共飲西江水蕩蕩高城帶滕閣吏冰民鏡屢豐年謂繼章丹王舒仲迪前躅豈知一夕祆
祠火折我埋輪使君軸直道長留世語傳去官尙有清風肅還家無恙白華身自熹萊衣遂
初服洞庭水與藉柯殷通夢幾年兩南嶽挂冠神武我何心知有神交識心曲邇來文武道
終盡海水羣飛蛇起陸共言桑梓化龍荒社樹神叢同一哭先生尙有花源住辟地春深叱

黃犢頗聞詩有斜川興或者騷爲左徒續澧蘭沅芷問何如三戶寧非昭景族清湘上接潯
溪水聲叟大碑在巖麓洗兵豈必無天漢捧日猶當拂若木雪野千塍玉龍甲童謠八字黃
牛腹矢詩詩思發花前大斗新春須一覆

沈濤園六十雙慶詩

喬木寒風謾謾枝書家人識老傳師談爲元祐諸賢學篋有中興間氣詩湖海大牀還對客
楸枰急劫默觀棋荀龍薛鳳才多少快引齊眉介雅卮

梁節厂六旬壽詩

棲鳳樓東舊史官高秋霜鶴不空拳兩封諫草張清議六樹官梅共歲寒上界仙師尊尹壽
中興殷道若甘盤遙知奎畫從天降稽古榮爲後代看

周鏡漁方伯輓詩

及爾同僚舊流離各杜門一年能幾見百感怕重論入畫依僧定思鄉有淚吞淮山千里眼
丹旄送歸魂

君嘗自畫僧衣禮
佛扇屬余題句

筆札過人絕官材應世宜十年郎宿列屢薦一麾移持節
湘山曉迴颿蜀道危興亡勞悴底
呵壁問騷祠

哭王旭莊

滄江無靜浪豈弟不回身獨坐成蕭瑟無言更苦辛
眼明宵見性肝絕語無嗔天上君親在

知君樂友真

病中一夕洞視見隔室器物
辛王以來多嗔怒近二載氣益沈

秋駕歸何晚相持一泫然平心無刻論失望感凋年
遂結膏肓診一作難將肺腑宣三因吾

定識心史在詩篇

君前歲病中示余詩甚
多噴薄無緒皆心史也

三紀頻枯苑華胥得重論良金惟內景豐玉粹中溫
顏氏留庭誥荀卿肅祭尊畫龍睛點後來去造天門

前年余得宋僧畫龍君苦愛之乞
去懸諸書室然自後病情特異

萬感一哀并西山日薄情眼枯無涕泗神在貫幽明
焚冒言何驗辛祠嘯不平雲中橫四海
終不忘南城

庸菴寫示桃花詩媵以一律依韻奉和

鐘鳴漏盡夜猶賒瀾浪江郊閱歲華書校三餘還掃葉詩來一笑似拈花迴舟陶令迷溪路
弄影舒王俛水涯我與桃花菴主對畫圖閒展玉鴉叉

溫毅夫給事肅奉貢歸賦贈

渡江王謝多佳士太眞最勝奇男子紛紛揮霍披浮雲直叩天關覲天咫十年不踏龍尾道
依舊砥平直如矢玉音問答邦衡契天象宣光拾餘旨歸將德意諭西州不負伏波洛陽使
長安城中黃霧起宮扇開元潛出涕溫侯胸篆中興字八角垂芒网兩泚我病滄江秋怡擬
排闥公來瘡爲止昭回雲漢在歸舟南海神迎旗尾尾

簡詒書

江燕飛飛曉歸社漱澁春波輸若下儒門淡薄禪自在跌宕茶餘連酒罷林家渠渠啓大屋
不畏司農稅間架王郎逸興忽飛騫要看詩壇鬥更霸故將魯酒啓圍攻政爾許田能假借
永平安術好名題可惜病翁多病假燕賀先虛入室約烏言乃驚覆車乍江南春望草如茵
坐想西園好臺榭移居可有新圖寫曳踵眞無游屐暇

和缶廬重午韻

太一迴精轉五黃老夫濯足臥滄浪舊遊漫記花之寺大筆長懸靜照堂畢曜席謙重入夢
綵絲角黍一啣觴高樓日暮聞吹笛何處伊州按側商

答樊山和韻

迦葉門前指刹竿優波起舞阿難看蘭苕記室鮮容色竹石東坡出肺肝九節儘飛靈壽杖
一塵不著梵天冠君家故事丁甯記曾有尙書禮設壇

鸞鳳聲高入太清蘇門卜築宦情輕干戈滿地難招隱廉善當官却近名驛路花非滕縣舊
征鞍詩望太行成樊山不著樊山住那得人間醉太平

鷺子衣花金粟巾香山寺裏寫真人篇謠造字成奇弄樓閣莊嚴坐報身行飯林塘舒鶴步
傾壺墨瑞出龍賓起居注寫楊風子知道煙霞意所親

文句華嚴有普門順將顯密應機根有時天相作梨女還道露園生芥孫七夕弄兒摩唱樂
六州策事可朱渾洛鐘儻有東西應萬卷何曾一字貧

樊山寫示留別詩和韻

便作無心出岫雲，胥濤八月正渾渾。
前車儻有昆闈客，負劍無勞雜誦孫。
玉宇瓊樓重入夢，佩蘭服艾不同根。
澄清攬轡今何向，惆悵驪駒却在門。

櫟社頻年跡最親，腰能忘帶主忘賓。
魯儒龍虎從容相，漆吏鯤鵬變化_{一作}身。
去作佛圖調海鳥，歸來角里有仙人。
晨風零雨秋何早，誰見林宗墊角巾。

蒲輪底似鐵輪平，九百黃車小說成。
致怨馬羣將盡取，向來豹隱未藏名。
將離我爲同林感，遠志君知北馭輕。
三萬六千投釣具，韓豪端自類僧清。

大士能爲普眼觀，小儒終戀楚臣冠。
扶搖那免忘鳩笑，語默因知異鼠肝。
幻大輪催仙躡遠，陽關圖就老漁看。
畫眉聲裏偏勞我，獨把秋風九鼎竿。

再和韻送樊山

詩緒醲於秋嶺雲，敢將險語和賁渾。
成相正見陳荀況，綿蕞終知鄙叔孫。
乘雁集崖鳧在渚，水流就下木歸根。
相期正在形骸外，龍蠖玄同不二門。

眞非絕俗隱違親蓬轉人間滯孔賓耐久朋語文字性醉吟傳共宰官身應劉鄴下無前輩
蘇李河梁詔後人老眼自枯癡自惜臨歧那得不霑巾

遙知供具迓方平定有重躋謁士成銅狄相看惟涕淚金毗多事析文名筵開貊炙牛心貴
車駕胡奴馬足輕便有雞籠山館築可能散帙玩餘清

春明夢外樹詩壇笑解坡翁適越冠見設禮羅候鳧鳥由來食禁薄雞肝掉頭煙霧談何易
濯足滄浪世共看朋比薰鑪牢記省歸帆常相北風竿

三和韻

押韻何因不道貧強將拮據入虛渾新來末疾愁萊婦早計閒庭茁竹孫福口一作豈能逃
地肺癡符聊共躡天根繫心一字非無俚便是眞言種子門

膠附全如骨肉親儻來或有轉蓬賓香從篆後皆心字句在呈先鑄佛身漫浪共銷閒歲月
姓名元是古賢人五殘蒼葦千何象莫向山家溷鹿巾

桂花蒸過月容平白鴈來時雨易成津樹婆娑甯有意蠻花瑣屑不成名談餘思尙雕龍健

塵外身同野馬輕大九州中翻海影誰知昔我故明清
立武聲鏗大將壇蔡侯歸脫遠遊冠秋來楚客工愁思吟比唐才摛腎肝事對百家騰躍現
句臚七字笑談看心齋政恐胡僧見驀在津橋百尺竿

黃葉山莊圖張叔未蔡醉琴題詩卷爲吳薌研題

世味消黃葉人情愛故家道甯師苦縣說不累秦瓜春囿翁占杏秋田女浸麻橙齋觴詠地
天半想朱霞

張蔡傳文獻扁舟語水濱清辭安雅句口幸太平民文采非驚世田園得庇身我生差幾載
天地遍風塵

倚樓

海霞烘晚瘴雲黃迴倚重樓矚大荒詩就右軍顛不害談窮昭略瘦何狂叢祠鬼豈皆青骨
祕訣仙猶斫玉漿畫地視天都漫漫起招殘菊展重陽

江上

老夫散髮滄江上坐想雨絲雲鶴詩病榻劇知瘞恤緯畏途隨相竿爲旗少年圯上傳書口
談士樵夫成笑資戰地人歸聞鬼哭聲塵何自豁天倪

春風窈窕日曛曩亦欲出門無杖筇昔種玄都花幾樹竭來白打曲三終江干高居乾吃口
輦下壺觴祝病翁口口口口久詰屈籬落綠柳繚玲瓏

寄和韜庵詩韻

勞成山人寫詩句孔明廟柏堅風霜故人晚喜蔦蘿施碩女來教蘋蘩長王氣靈威在長白
雅志愚公移太行相見相期醉燕市山東父老共徜徉

答病山可歎詩

寒嚴枯木鬱冬枝春入東風喜可知姪女微言關卦氣壻鄉流水是仙資關中自共聞童壽
眉上多應戲小兒小豔詩篇參得否檀郎恰到認聲時

秋廬

秋廬成隱約祕祝賴加持黃葉騷人色青要道母思虛塔看門雀穿榻息神龜採藥羅公遠

冥冥絕代期

不飲憂成醉非空眼有花經方尋小品藥議問專家病有明淫累衣催反閉加悲生無自在
浩浩遍恒沙

蒿庵中丞峽江雪泛圖

蜀道難傳古謠諺我昔旅行南北棧時平穀熟畚田秋谷飲巖居鷄豕賤巴賚飯飽筍輿輕
直上青天不勞挽下視連雲舊棧棚斷續巖腰時隱現想見鄙君楊孟文橋格郵亭鑿崖洒
疑當作暫天門雪頂瞰西羌汶嶺晴陽雪猶粲摩詰圖情豁落看漁洋詩外雕鏤健披圖老眼重
摩挲同治年間行色見君游乃在光緒年巫山巫峽瞿塘灘峽中少年多在水絕壁但有驚
猿攀巫峯纖麗十二相碧玉簪插飛雲鬢兵書或爲元女守淨壇有待雲華還雪碕不勞百
丈引冰棧豈有盤車艱白鹽赤甲指歷歷漁人燕子偕閒閒他年持節到錦官記入蜀仍錄
吳船我亦題橋舊遊客萬里重到嗟無緣風塵莽莽戰雲黑蜀道昔易今誠難因風與問李
常在漏天災雨晴何年

甘翰臣非園自壽卷子

非園故在市聲中入門習習生清風春花秋花能白紅或來天南或天東芬陀利潔曼殊濃
仙人掌拓蘭夫容是翁觀花花觀翁翁能自敘以自壽日飲無何朋耐久金石圖書陳左右
不脫不黏心語曰觀我生焉差不負兜率天人止足友或是宿修得今受園非園耶主誰某
翁心得是童心否

金桂生觀察八十壽詩

便向疑仙傳裏猜年年列子御風來身輕不假凌雲鳥食少常持對月杯蓮社遺民呼老友
蘭陵故事足詩材叢書九秩今當啓滿寫陶廬十憶賅

退菴同年七十壽詩

安樂垞中安樂民喬柯從昔是勞薪君以廉吏爲廉賈我有故心思故人三世觀成壽者相
九張機定大裘春桑田舊日元滄海坐看東風播麴塵

和缶廬題東坡像韻

折紙書貧子吞爻問孝先水成千薄相月缺四嬋娟春夢行婆語秋詞聖主憐北歸乘願盡
太息建中年

遺事傳聞異他年付老兵太行塵不隔儋海雨還一作終晴赤壁重游夢青山二老亭畫難尋

舊卷硯復滌一作爲賦新坑

秋望用閩風集韻

零落殘霞冠嶺紅西流弱水影迴東黃梁夢熟重尋夢長在清都紫電中

與子勤聯句

曉箔餘蠶出絕絲乙晚花春尾惜將離無憑夢惱鴉啼後留過聽聰爲蟻動欺神女明珠猜
九曲乙昭容紫袖想雙垂竭來愁子朝眞去留如意姚萇喜獨持乙
無端茗椀點旗槍乙靜坐敲詩覺晝長樵李遺編談雪杖留河間高閣署花王袖中金紫勞
收拾乙味外檀梨漫品量畏晚小車還獨去留嘲麴懶版已相忘乙

題李穀齋霑一作雪岳松岡圖逸品手卷

空山多雨雪獨立悟平生寄謝扶筇叟松蹊棒喝聲

題萬蒼山人花卉冊

牡丹

露重迎朝旭春遲闕國香移根留故性簇葉護深房繡被溫磨曉雲衣窈窕妝定知愁暮雨
不忍賦巫唐

蘭花

宥然姑射神懷香闕空谷無計謝東風開芳一花綠

和倫叔韻

月圓五十回經過白髮三千丈不論過去身甯非故鬼莊嚴詩與駐精魂天清灑嶽通靈氣
客到齊門作祭尊且食蛤蜊知許事默然聖處更存存

酬江井

瀛海畸人若木枝善來瑰瑋楚歌辭秋風蕩蕩吹回浦遠道騰騰作導師閱衆甫然心獨喻

不龜手藥老誰知病夫痛作華嚴觀
見乾坤定位時

題內藤湖南扇上巖槎破浪圖

佚蕩溟波貫斗槎
瞳瞳懸鼓指西涯
由來淨海觀平等
肯信風輪幻轉差
書有墨皇評自定
碑徵古史眼無花
勞生更作蒙茸見
愧我南冠種種加

題洪琴西都轉塞上春還圖

臣心似水清無滓
世論如風了不關
春色遠迴光祿塞
君恩催賜大夫環
勞生金布無遺策
晚歲栖遲戀故山
太息諸公推挽意
江南猶望使君還

和張讓三

窮變由來得會通
歲將更始海雲紅
周依晉鄭存侯命
夏諫過戈矢靡忠
含氣共張鯉首射
回天終見魯陽功
漢家十世非無厄
會有中興放羽崇
江南故事設慈憐
日下舊聞揮塵餘
同朽自然隨草木
生晨何啻入邱墟
人心隱約邛都井
鬼語荒唐鄭客書
老眼看天還夢夢
枯禪說法剩嘯嘯

來禽仙館詞

嘉興沈 藥芷癡

南浦

水仙

雅稱六銖衣。見青蔥幾簇。翠雲低繞。微步欲凌波。湘江靜、煙水茫茫人悄。冰肌玉骨。含情怕向東風笑。一點芳心杯樣淺。著得春愁多少。小窗淨几清幽。伴金猊睡鴨。何須龍腦。弱質不禁風。環佩冷、爭奈暮寒料峭。新妝淡掃。蛾黃粉蝶天然好。倩影亭亭明月下。可是廣寒飛到。

前調

送春

深院晝悄悄。鎖一庭靜綠。春痕難駐。芳信已催殘。朱闌外、惆悵鶯花無主。蜂慵蝶懶。萋迷舊日尋香路。幾縷淡煙吹欲暝。化作半簾愁雨。小池碧草如茵。

賦江郎別恨。銷魂南浦。雙燕繞雕梁。聽聲聲軟語。似商歸處。游絲飛絮。韶華盡向間中去。開到階前紅芍藥。渾是將離情緒。

綺羅香

螢

映水光低。穿簾力薄。幾處秋風庭院。飛度鄰牆。空負畫羅團扇。墜殘星疏柳陰邊。洗清露敗荷池畔。最銷魂、細雨黃昏。豆花籬落影零亂。心傷隋苑舊事。臙有荒榛蔓棘。蛩聲嗚咽。倚檻依依。會照凭欄人面。拂香裙佩射珠芒。坐繡衣帶縈銀鍊。恨天涯、衰草無情。化愁痕幾點。

探春慢

迎春花

細朵含煙。柔條弄影。疑是移來瑤島。幾日新晴。連朝輕暖。一夜東風開了。任黃金浪擲。買得韶光多少。愛他無限清幽。嬌容還被鶯惱。點綴園林景好。正

柳眼舒青。玉梅未老。迎得春來。怕春歸去。惆悵幾番斜照。爲惜花如許。畫簾外、倚闌人悄。淡極無香。肯教蜂蝶尋到。

瑞鶴仙

玉簪花

薄寒簾半捲。正冰萼新抽。翠雲低冑。幾叢傍欄檻。對西風脉脉。幽情無限。數枝光粲。更愁向石邊磨斷。怕敲殘、紅燭成灰。也似一般悽惋。庭畔。淡如菊影。清比梅魂。亭亭嬌倩。芳心偷展。訴不盡。秋來怨。恰拈將素手。釵梁插上。閑煞金蟬玉燕。最銷魂、月冷黃昏。夢回香遠。

菩薩蠻

題帶劍美人

裙兒淡淡衫兒薄。眉兒淺淺愁難著。三尺玉龍盤。一泓秋水寒。雲鬢渾欲驪。秀態嬌無那。自是女中英。休憐太瘦生。

雙瑞蓮

並頭蓮

紅妝初出水。向卅六陂頭。巧成連理。橫塘夢醒。多恐鴛鴦羞對。雨過菰蒲香靜。
。正兩兩相憐相倚。波鏡裏。尹邢妒影。千般嬌媚。一枝玉立亭亭。更彷彿湘
皋。雙仙留珮。叮嚀好護。莫爲西風憔悴。露淡長河清淺。似此夕女牛歡會。明
月底。共占半江秋意。

露華

白秋海棠

玉顏幽倩。見薜荔牆陰。幾簇新綻。一桁畫簾。開到斷腸愁倦。素妝獨對西風。
瘦影欲和秋淡。斜陽裏。冰容半低。萬種嬌怨。拋殘別淚如霰。怕化作愁根。
離恨難遣。應是宿醒初醒。酒消人面。夜深露冷空階。牘有月明相伴。香夢穩。
寒蛩數聲喚斷。

霜葉飛

題介甫霜林覓句圖

萬山秋老西風緊。冷楓紅入幽窅。白雲出岫本無心。有尋秋人到。悵千里江南路
杳。斷霞殘錦知多少。正樹影翻鴉。更雁帶寒聲。夕陽斜挂林杪。相對飛瀑流
泉。素懷似洗。一襟詩思清妙。身如野鶴獨飄然。任高歌長嘯。見幾處淡煙衰草
。亂蛩啼徧停車道。待策杖歸來。十幅吟箋。休教間了。

玉女迎春慢

雪美人

衣織冰綃。妝初竟、悄立玉樓瓊戶。脈脈新愁舊恨。淚滴斜陽紅處。芳容難駐。
怕弱質不勝風露。前因會悟。消得冶情。羞比飛絮。亭亭獨對梅花。無言斂黛
。似傳心素。好把聰明懺盡。莫化唐宮鸚鵡。月痕微度。更冷窹一身香霧。雅韻
天然。恐有隔窗人妒。

一枝春

淡芭菰

海鳥移來。倩并刀鏤就。千絲金碎。筠筒石火。儘是間中生計。吹蘭吐麝。更銷盡薄寒殘醉。多只恐萬縷成灰。剩有斷紋心字。氤氳繡屏香細。冒窗紗裊裊。未輸沈水。瑤階竚立。散作半簾花氣。熏爐夜暖。倚珊瑚幾回曾記。偏喜得頻遞春纖。小鬢解事。

綠意

芭蕉簟

朱闌六曲。翦碧痕漾水。清潤如玉。八尺含風。莞翦都拋。銀牀晝展幽綠。蛛塵幾度殷勤拂。看滑笏琉璃光熟。算織成一片回紋。略勝素心愁束。猶記紗幮夢醒。雨聲聽滴瀝。吹斷還續。午倦停鍼。靜倚閒眠。雅韻宜窗北。憐他人影如秋瘦。怕寒逗雪膚珠粟。愛月明庭院鋪來。掩映數竿修竹。

甘州

題戴蘭卿舅氏楊柳岸曉風殘月圖

正天涯酒醒客星孤。扣舷發清謳。漸微茫曉色。霜風乍緊。薄霧初收。江柳絲絲
蘸碧。彷彿白門秋。回首關河遠。今夜扁舟。 悵望一丸瘦月。問何時雙照。人
在鄜州。倩萬重煙水。流夢度邗溝。歎年來俊游未了。算閒情都付與沙鷗。空贏得
偷聲減字。譜盡離愁。

御街行

洛州城北寒女皆以賣繡球爲業倚聲賦之

裁雲鏤錦鍼初試。儘壓線。誇纖指。零紅斷翠總團圞。更底事怨羅愁綺。玲瓏巧
樣。衰花簇繡。唾絨滿。蘭窗裏。綠楊門巷雙扉啓。見幾處。傾城倚。千絲萬
縷結纏綿。好領取箇中芳意。金錢輸與。買春歸去。似明月。藏懷底。

虞美人

題瘦吟樓硯

玉臺人去瑤天遠。寶匣蛛塵冒。畫樓空鎖舊時春。惟有一鉤殘月弔詩魂。蟾蜍
露滴香猶膩。密字眞珠細。三生石上識芳容。想見繡簾開處不勝風。

月底修簫譜

自題月底修簫圖

玉繩低。星影墮。淡月正窺戶。鳳管初調。重理舊時譜。何須檀板金尊。酒邊花
外。儘占斷碧梧深處。滴珠露。渾忘似水新涼。蓮漏聽頻數。減字偷聲。相共
砌蛩語，幾番拍遍闌干。秋情無限。寫不盡怨商愁羽。

疎簾淡月

病中遣懷

惜惜庭院。鎮玉押低垂。繡簾慵捲。盡日懨懨。花事已教過半。輕寒輕暖三分病
。一分愁二分疎嬾。頻翻藥譜。加蘭減桂。靜中消遣。更惆悵韶華暗換。聽幾

番風雨。幾聲鶯燕。弱不勝香。麝冷博山心篆。竹鑪火活餅笙沸。裊茶煙千疊雲
亂。多情瘦月。窺窗弄影。伴人清怨。

唐多令

題張伴蓮女士繡詩圖

點筆石闌邊。雙聲珠玉圓。是誰家眷屬神仙。只恐郊寒和島瘦。添幾縷。綵絲妍
。柳絮詠庭前。回文織錦璇。總輸他巧鬪針尖。留得唾絨窗上影。想猶帶。墨
痕鮮。

齊天樂

題黃子湘詩稿

浣薇漫展涪翁稿。閒吟綠窗深處。璫尺裁雲。聯珠貫月。一曲陽春誰譜。白門小
住。儘題徧銀牋。六朝煙雨。盡得風流。海思霞想更如許。從戎壯遊萬里。仗
吳鉤刺賊。霜刃紅污。擾擾勞塵。愵愵秋夢。消却斜陽幾度。請纓未暮。看他日

歸來。玉珂朱組。唱徹旗亭。共傳新樂府。

賣花聲

百草欲抽芽。柳不藏鴉。滿庭梅萼吐晴葩。一樹杏花寒勒住。春在誰家。紫陌路三叉。寶馬香車。玉樓人醉夕陽斜。昨夜東風今夜雨。誤了韶華。

前調

五代歐陽炯清平樂春來階砌春雨如絲細云云每句用一春字以效其體
春樹冒春煙。春色初酣。春風淡蕩弄春妍。春事無多春恨重。壓損春山。春雨
蘼春寒。春草芊芊。綠波春水送春帆。料得春江春月夜。不奈春眠。

玉漏遲

竹夫人

湘江風雨裏。分來鳳箴。織煙裁翠。青眼玲瓏。曾染玉妃紅淚。入抱涼生肘腋。
儘占得半牀秋意。紗廚底。漸消薄暑。簾紋如水。莫教息后同稱。總一樣無言。

。堅貞難比。骨瘦香桃。只恐西風憔悴。豔煞攜衾小婢。學不到凌雲清致。人初起。齊紈楚綺同倚。

疏影

蛛網

間庭幽窈。正塵封綺戶。悄無人到。經緯分明。織雨篩風。慣被蝶噴蜂惱。幾重
羃歷花深處。惹多少亂英牽繞。喜一絲飛墮釵梁。暈上玉容紅早。無奈柔情滿
腹。似纏綿宛轉。春蠶將老。細逐疎煙。輕趁芹泥。寂寞杏梁殘照。涼宵瓜果筵
前設。看鈿合家家陳巧。愛畫椽結就玲瓏。莫倩小童輕掃。

前調

題王苻波夫人畫菊

秋魂綽約。似月痕弄影。移上屏角。活色生香。殺粉調鉛。知他幾費商略。西風
不管人消瘦。慣暗度斜陽簾幕。想畫臺靜坐拈毫。玉腕素枝同弱。猶記重陽近

了。淡烟細雨裏。涼夢初覺。獨對忘言。肯負高情。應倩翠樽長握。孤芳冷傲霜華重。儘一片幽懷堪託。看等閒寫入藤牋。絕勝寄入籬落。

江城梅花引

題陳潤之女史畫過牆梅便面

調脂滴粉畫臺旁。拓紅窗。點清霜。欲共孤山庾嶺鬥新妝。庭院深沈花影瘦。倩明月。好扶將。過短牆。短牆短牆又昏黃。月影涼。花影芳。寫也寫也。寫不盡玉骨冰腸。莫是羅浮僊子舞霓裳。攜得一枝春在手。襟袖底。拂清風。散暗香。

祝英臺近

帳垂羅。簾押玉。薄午睡初足。倦倚鴛衾。小病不須藥。試看鏡掩珠匳。脂拋鈿匣。已幾日未曾梳掠。碧窗拓。恐教偷入涼飈。密密寫朱幕。珍重芳閨。猶被曉寒著。憐他風雨蓬門。牽蘿補屋。更那管素肌生粟。

齊天樂

分詠蠶鍼

小園日暖和光麗。聲喧畫庭晴曉。檻外縫煙。隄邊刺絮。未數靈芸神妙。朝衙散了。任逐隊穿花。芳叢紅鬧。柳線垂青。一絲引向碧陰遶。采香慵斂雙翅。似絨窗人倦。長晝停早。約燕裁風。倩鶯織雨。繡出滿林春好。簷牙舞到。認蛛網如罽。補殘斜照。飛落新秧。冷鋒相對巧。

前調

苔衣

嫩涼幾日春陰重。閒庭暈添無數。雨洗斑勻。風裁碧淺。草色裙腰應妒。斜陽淡處。冒花影重重。畫羅休誤。月地雲階。如銖輕倩不勝露。黃昏有人悄立。儘蓮波印破。香荔難補。歌扇飄零。青衫憔悴。同是一般淒楚。蝸涎徧吐。似心字濃熏。唾痕微污。老柳婆娑。滿身蒼翠古。

又

熟梅時節閒庭悄。重重雨絲織滿。曲徑涼添。幽廊薄潤。應是東風新翦。垂楊古院。正飛絮晴鋪。柔條青染。小立人歸。麴塵幾點倩誰浣。吳綾比來猶滑。趁落花風裏。香麝熏遍。金縷歌殘。芰荷製罷。總是輸他鮮豔。斜陽一片。看綠上牆腰。穿鍼樓畔。解向鑪頭。莫將春酒換。

憶舊游

題廖再卿關山行役舊游圖

記層巒聳翠。匹馬衝雲。萬里關山。莫唱黃河遠。又華峯瀟岸。歷盡巉巖。寒驢幾番馱夢。風雪壓雕鞍。歎客裏匆匆。鄉園渺渺。霧宿霞餐。聯翩。夕陽外。聽鐸語郎當。似訴行艱。柳色青如許。縱長條拂面。難挽征鞭。俊遊到今初倦。春雨憶江南。儘載酒尋幽。煙波甚處無畫船。

右來禽仙館詞一卷。嘉興女史沈藥遺著。藥字芷薌。西雍先生之女。桐鄉勞

玉初（乃宣）先生之母也。生於嘉慶二十年。以光緒八年卒。享年六十七。葬蘇州木瀆榮家山。此家藏未刊稿。往年承勞篤文先生寄示。將以載入詞學季刊。會因時變。未果刊出。適檢舊篋得之。亟爲印布。至其詞之清麗典雅。亦晚清閨閣中未易才也。辛巳孟春。龍沐勛謹識。

桐聲月刊 第一卷 第三號

一五二

通訊

與龍榆生論詞書

張爾田

榆生我兄左右：前答一書，並附小詩，想譽及矣。近瞿禪書來，轉示吳君眉孫論詞一函，痛挾近人學夢窗者之敝，可謂先獲我心。弟所以不欲人學夢窗者，以夢窗詞實以清真爲骨，以詞藻掩過之，不使自露，此是技術上一種狡獪法，最不易學，亦不必學。姑舉一例，卽如夢窗渡江雲西湖清明詞：「舊隄分燕尾，桂權輕鷗，寶勒倚殘雲」，此卽「隄下畫船隄上馬」之意。桂權狀隄下畫船，寶勒狀走馬隄上，倚殘雲言其高也。舊隄分燕尾，則蘇白兩又處，此非親至裏湖者，不能知之。蓋先有真情真景，然後求工於字面。近之學夢窗者，其胸中本無真情真景，而但摹仿其字面，那得不被有識者所笑乎？吳君名庠，當是詞社中人，便希代爲致意。近文一篇，寄上就正，並望便中補入拙集，拜託拜託。手頌著安，不一一。弟爾田頓首。

與夏癯禪書

吳庠

癯禪我兄惠覽：拜讀大著四聲平亭一卷，元元本本，切理縝心，洵今日詞林中不刊之論。最後謂死守四聲，一字不許變通者，名爲崇律，實將亡詞，尤爲大聲疾呼，發人深省。不佞觀近今死守四聲者之詞，率皆東塗西抹，蠻不講理，且湊字成句，湊句成篇，奄奄無生氣，若此祇可謂之填聲，不得謂之填

詞。不佞所以深致厭惡，不謂四聲之說，可盡廢也。善哉玉田之言，音律所當參究，辭章尤宜精思，惜死守四聲者之未悟也。居恆流覽古今詞刻，其守四聲者，宋人如方千里，楊泽民，陳西麓，吳夢應，皆能依清真四聲。方楊陳三家詞，與當時作手比較，皆不見佳。其紕繆處，大著已略舉。夢應佳矣，然合四稿觀之，究多費解語。昔人謂夢應意爲辭掩，不佞以爲意之受累於辭，實辭之受累於聲。蓋夢應能知清真之詞，不能知清真之詞之聲，所以清真一調兩詞，能自變通其聲，而夢應不能，其不能也，其不知也，惟有拘守而已。特其聰明過人，故伎倆較方楊陳三家爲高耳。清人如戈順卿，謝默卿，詞亦不見佳，而謝尤甚。晚清如滙尹年丈，大鶴先生，音律辭章，可稱兼美。然其四聲變通之處，亦非彼死守四聲者所能深曉。若夫不斤斤較量四聲，其詞儘足名家，由宋迄今，指不勝屈，夫誰得而廢斥之哉？其故可思也。四聲之說，得大著不破詞體，不評詞體兩義，就詞言聲，可稱精善。不佞請就聲言詞，附以兩說，爲守四聲、學夢應者進一解。一曰不蔑詞理。昔人論長吉詩，稍加以理，可奴僕命騷。愚謂學夢應者，必能加以理，方許辨香四稿，再談四稿之守四聲。一曰不斷詞氣。有氣則生，無氣則死。前書清氣之說，乃對作手言。近今學夢應者，彼謂能守四聲，愚謂率多死語，直是無氣，尙談不到清濁。抑有進者，吾儕談詞，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不過舊學商量而已。若推而以語青年學子，不佞以爲與使先聲而後詞，毋甯先詞而後聲。蓋詞不能歌，由來已久，苦苦求詞於四聲，終恐勞而無補。先遷甫云：「宋人

之詞，可以言音律，今人之詞，祇可以言辭章。宋人之詞兼尙耳，今人之詞惟寓目。」（語載馮金伯詞苑萃編）不佞最推服斯言。以爲填詞者，但能如大著所謂不破詞體，不評詞體，而歸結於玉田所謂妥溜，足矣。大著細讀五過，管窺所及，隨筆記於卷中，附呈台覽。狂瞽之言，極知無當，乞宥而教之。匆覆，敬頌道安，不備。庚辰六月廿八日，弟吳 庠拜啓。

與友人論填詞四聲書

手教誦悉。社課淡黃柳拙作一篇，過承獎飾，甚愧！庠於填詞門徑，入之不深，而聲律尤爲疏忽，得失寸心，不敢自護其短，非故作謙辭也。按講填詞，必盡依其字之四聲，此說不知起於何時何人，晚近詞壇，持之頗力。聞嘗研索，疑竇滋多，姑舉數端，就正大雅。兩宋名手，一調兩詞，其四聲並不盡同，有時且出入甚大。南宋詞人，填北宋之調，亦不盡依其四聲。此何說也？或言依四聲者，謂依某人某調某闕之四聲，他可不具論。庠亦笑而許之。但押韻又生疑問。上去兩韻，古今通押。假依或說，則古人押韻之處，今人當各依其上去方合。乃主張依四聲者，其押韻處又時或變通。此又何說也？或又言字聲各有陰陽，不容隨意。然則依古人之四聲者，當并依其聲之陰陽。上去入三聲之陰陽，庠淺陋，不能精辨，而平聲則知之甚明。乃持此說以讀尊四聲者之詞，其不合竟十有八九。此又何說也？曩年旅舊京時，與倦鶴痛屈談論及此，兩君教我，均尙未能破我所蓄之疑，故仍我用我法。一載以來，社課每拈

創調，爰略依其四聲。其實欲依四聲，先無定法。所謂略依者，正恐多謬誤耳。公於此道，已三折肱，故敢直陳庸妄之言以求教。

致夏癸禪書

昨談極快。孟劬翁題品晚清詞手，首推陳蘭甫先生。聆其絃外之音，蓋致慨於偽體夢臆四稿耳。庠於此道，稍窺門徑，私心不喜，約有三端：當代詞人，務填澀體，字荊句棘，性枯情囚，心力虛拋，語言鮮妙，此其一也。謂填規調，必依四聲，本不能歌，乃矜合律。且四聲之中，古有通變，入固可以代平，上亦可以代入。瀕尹丈洞明此理，故當時朋輩以律博士推之。乃彼迂拘，一聲不易，如斯泥古，大可笑人，此其二也。吾家夢臆，足稱隱秀，相皮可愛，學步最難。近代詞壇，瓣香所奉，類皆塗抹脂粉，碎裂綺羅，字字餽釘，語語巖績，土木之形駭略具，乾坤之清氣毫無，作者先難其詳，讀者更莫名其妙，此其三也。此在老手，或猶講音律，而兼識辭章。乃使少年遂欲假艱深以文淺陋，詞學不振，蓋有由來。區區管窺，間發爭議，不圖開罪友朋，惟有嚙口不開而已。孟劬翁遠在舊京，恨不能奉手請益。猥承雅愛，忽發狂言，不足爲外人道也。

覆夏癸禪書

頃奉惠書，論清詞流變，精當無倫。拙詞流易平俗，不足語於大雅，但不願故示艱深以文淺陋耳。

居恆於一切文藝，每以有無清氣爲衡量，於填詞尤甚。記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劉劭人物志九徵篇云：「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貫休云：「乾坤有清氣，散入人心脾」。元好問云：「乾坤清氣得來難」。千古名言，服之無斃。晚清詞人學夢隱者，以瀛尹年丈，述叔先生兩家爲眉目。讀其晚年諸作，何嘗不清氣往來。顧今之以夢隱自矜許者，愚以爲率堆砌填湊，語多費解，乃復以四聲之說，吹吹喝向人，殊不知四聲便算一字不誤，其詞未必便工也。且意內言外謂之詞。古所謂詞，自非今之長短句，要其理可通。意之在內者，誠難盡語人，言之在外者，當先求成理。彼學夢隱者，偏以言不成理爲佳，此則不依所大惑不解者也。晚清詞人，自文道希、王半塘、鄭大鶴、况夔笙、馮蕙龢、朱滙尹諸先生，先後逝世，南北詞壇，非無作手。庠則秀皇大索，蓋僅得孟劬先生一人，屢向社中稱道之。惜乎山川間隔，不能奉手請益爲恨事耳。庠又嘗言，詞中有學，詞外尤有學。卽如孟劬先生，於晚清詞人，首推陳蘭甫。庠於當今詞人，首推孟劬先生。良以研經紬史，各踞高席，餘事填詞，自然大雅。奈英敏少年，一切廢書不讀，輒云我能夢隱，我依四聲，一若其詞已足名家，何勇於自信至此？庠所學一無成就，於填詞持論亦甚尋常。清氣之說，非專指清空一派，卽質實一派，亦須有此清氣，方可言詞。不識高明以爲然否？著書之暇，與孟劬先生通訊，乞代深致聞聲相思之意。

編者案：吳眉孫先生，閉門撰述，近方箋注遺山樂府，并爲孟劬先生校刻遜齋文集。頃從友人處，

得見其論詞數札，有關於詞學前途者頗鉅，爰爲刊布，冀與同好共商討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并歡迎各方投稿
 來稿須直行繕寫并加句讀
 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來稿除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欄經預先聲明者外
 無論載與否概不退還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
 名任便
 來稿除圖書遺著詩詞通訊等欄當酌贈本刊不另
 致酬外其長篇撰述及譯稿等每千字當酬以五元
 至十元之潤資歌劇樂譜另行酌定
 來稿請寄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同聲月刊社收

定價表 每月二十日出版 (零售每册五角)

全年十二册	半年六册	預定辦法
五元	二元七角	國內
八元	四元	香港澳門
十元	五元二角	南洋歐美

同聲月刊 第一卷 第三號

(民國三十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同聲月刊社

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南京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總經理者 京報發行部

南京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代售處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南京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廣告刊例

頭等	優等	特等	等次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正文後	正文前	封面裏及底封面							
六十元	八十元	一百元							
卅二元	四十元	五十元							
十八元	廿五元	三十元							